

一個跨文化的都市社會變遷理論 *

曼威·柯司特

陳志梧 譯

* Manuel Castells (1983)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Change", in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C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289-336.

“由於生活混亂失序，以致城市亦如是…”

〈穿過生活城市的混亂〉，波特萊爾

“一個研究城市失序的偉大箴言”^①

“不論在任何社會脈絡中，空間的控制對環境品質都很重要……尤其在一個變遷、多元、權力分配不均、問題尺度大的社會中更是關鍵……使社區控制自己的空間成為事實，需要在我們經濟、政治權力與生活方式中有一些劇烈的變革^②。”

“社會運動不是戲劇性的、出人意表的事件。它們是社會生活核心的一個恒常的形式^③。”

28 導言：理論的探索

本書的目的在於深化我們對城市與社會變遷間關係的了解。就如在〈前言〉中聲稱的，我們分析背後的主要假設是：

1. 城市是一個社會產物，是不同的社會利益、價值間衝突所導致的結果。
2. 由於社會支配利益的制度化，城市的角色、意義及結構的主要變革，通常是群眾動員與要求的結果。當這些動員造成都市結構轉化時，我們稱之為都市社會運動。
3. 但是，都市社會變遷不能僅化約為成功的社會運動所造成的結果。因此，都市變遷的理論應同時考量支配利益的行動與群眾對此支配的替選所造成的空間和社會效果。
4. 最後，雖然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是了解都市衝突的根本，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它們並非都市社會變遷唯一的原動力。國家的自主角色、兩性關係、種族及民族運動，以及那些界定自身

^① Charles Tilly, 'The Chaos of the Living City' in Tilly, ed., *An Urban World*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87).

^② Kevin Lynch, *A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1, p. 218).

^③ Alain Touraine, *La Voix et le Regard*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8, p.45).

為市民的運動，在在都是都市社會變遷的其他源頭。

我們的視界所立基的，以及經驗研究所顯示的，是技術或經濟結構本身並非都市化背後的驅力^④。經濟因素與技術進步在塑造空間形式與其意義上，的確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但是這個角色，就如同經濟與技術一般，是被人類佔有空間、時間並建構社會組織的社會過程所決定，並且接受新價值的產生與新社會利益的昇起的無情挑戰^⑤。

在我們一系列的案例研究中，我們已從不同的角度檢視了社會與都市化間的關係。我們特別專注著關乎城市形式、功能和對抗國家經理都市體系政策的群眾動員。我們的觀察並非僅是經驗研究的專冊。我們已試圖在各章中試著將我們的發現理論化，並且處理一些分析性的議題，以解釋那些特殊的過程。因此，在半組織的層次上，隨著本書的進展，一個強調都市社會運動的都市變遷理論已然成形。既然我們已成功地將我們的主要詮釋建立在歷史經驗上，並且在經驗研究中

^④ See the critique of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determinism in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John Friedmann and Robert Wulff, *The Urban Transi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6); Stephen Gale, ed., *The Manipulated City* (Chicago: Maaroufa Press, 1977); Peter Saunders, *Urban Politics: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London: Hutchinson, 1979); Michael Harloe, ed., *Captive Cities* (Chichester: John Wiley, 1977); Ray Pahl, *Whose C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5); Joe R. Feagin, ed., *The Urban Scene: Myth and Real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nd revised edition, 1979); Norman Fainstein and Susan Fainstein, eds., *Urban Policy under Capitalism* (Beverly Hills: Sage, Urban Affairs Annual Review, 1982); Michael Harloe and Elizabeth Lebas, eds., *City, Class and Capital*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1, particularly pp.83-113, 161-90, 215-60, and 277-300.) and Glenn Yago, *The Decline of Public Transit in the US and German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h. D. Thesis in Sociology, 1980, unpublished) in which he gives the striking example of how transportation policy in America and Germany has been determined by social and political, and not technological, factors.

^⑤ The critique of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urban space has already been developed in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particularly chapters 5 and 8. Also see more recent criticism of the old tradition in a clear socio-political approach to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Edward W. Soja, '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0 (1980), pp.207-25; John Friedmann and Clyde Weaver, *Territory and Function: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Planning*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9); Enzo Mingione, *Social Conflict and the C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1); Chris Pickvance, 'Marxist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Urban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 1(1979) pp.218-55; and Ivan Szeleny, 'Structural Changes and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Urban and Regional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5, 1(1981) pp.1-15.

檢驗了某些關鍵性的假設，因此，把這個分析組織成一個更系統的、理論的形式，應該是有益的。雖然，就如我們在〈前言〉中聲稱的與在〈方法論附錄〉所證實的，我們無意於建立一個假設其概念、關係對所有社會、城市有效，並且預先排除了對它一般性框架的主要調整，以作為不同社會脈絡獨特性的結果的形式理論。總之，我們的確有意提出一個關於不同城市、社會與歷史變遷間互動的一般性觀點，因而可在我們考察的經驗基礎上，發展出一個有力的研究角度。是故，我們試著將此一研究角度，定位於一個寬廣得足以公平處理豐富都市經驗的分析性框架中。

為達成此一任務，我們試著以既有的理論知識體系支持我們的成果。但是，一如在原創性研究中經常發生的，我們很難找到直接有助於我們理論的基礎研究，除了那些我們可以取得某些基本觀念，和學到逼近我們研究對象所必備之謹慎的傑出知識成果外。當我們找尋研究都市運動或社區行動的案例時，我們可能找到相當數量的專書，其中有許多已被融合到本書的經驗性背景中。但是，當我們嚐試在社會科學的文獻中，找尋關於城市與社會變遷間更系統關連的研究時，則僅能仰賴於極少數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我們理論框架的貢獻，我們將在呈現我們理論之前作一個釐清，我們自己的理論本身是我們的研究與其他不同知識傳統的分析觀念交換的互動結果。

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研究課題相關理論的缺乏，乃由於我們特殊研究角度之故，其中包括研究所詢問的問題一向不為社會學傳統所關心，以及不是都市研究的重要主題之故。舉例來說，我們知道：古典都市社會學乃環繞著芝加哥學派組織起來，過去（現在亦然）比較關心社會統合的問題，而不是社會變遷，他們基本上把後者當成干擾建置道德秩序的來源。這種研究角度可從本世紀前三十年間，美國所歷經之城市急劇擴張與經濟紛亂的脈絡了解。在這段期間，大量移民工人的涵化被當成主要社會問題提出，以尋求社會穩定性與殘酷的資本主義競爭間的並存規則。

但是都市社會學這種古典的統合取向，很容易滑向把社會衝突當成一種偏離形式，而在國家經理所有都市體系政治化了都市問題，並將地方性社區動員轉成新的、有意義的對建置價值之社會挑戰^⑥的新情境下，不再可被主張。在這些條件下，政治科學的多元論對都市問題發展出一個新的取向，並開始處理衝突與抗爭的問題，縱然僅是把這種過程當成不改變體系本質，而使之再平衡的冷酷的爭議步驟而已^⑦。但是，就如干森 (Gamson) 在他關於美國抗議運動的古典著作之一中所言：

「要適當地運作多元政治制度，必需同時具備一個潛藏的多元式社會結構與價值（頁6）……這是一個任何成員都可玩的遊戲。唯一的參加規則是抗爭團體必須答應注意自己的行為（頁9）……多元理論緊密地與集體行為傳統相連；它是銅板的另一面。它的演員是那些從事爭議以達成目標的團體。多元政治的中心過程是交易 (exchange)……在這種本質上理性的、利益取向的政治之外，尚有另一種非理性的、極端的政治，在一種遙遠的、高度抽象目標的象徵層面上運作。對這種政治，我們留給那些知識工具準備用來了解非理性的社會心理學家分析^⑧。」（頁133）

我們，單獨地，已在早期的研究中批判了這種多元論範型的形上假設：亦即，把理性、利潤取向的個人當成整個社會組織的基礎，以及把政治過程當成一個開放遊戲，於其中不同角色可以參加並輸贏，

^⑥ Manuel Castells, 'Theorie et Ideologie en Sociologie Urbaine' in *Sociologie et Societes*, 2(1969); for more recent developments, see Michael Dear and Allen Scott, eds.,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Methuen, 1981).

^⑦ See, for instance, in classical showcases of the pluralist theory of urban politics, Edward Banfield and James R. Wilson, *City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Banfield, *The Unheavenly Cit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0); Terry Clark, *Community Power and Political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and Alan Altshuler, *The City Planning Proces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⑧ William A. Gamson,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Homewood, Illinois: The Dorsey Press, 1975, pp.6,9,133).

卻不考量（除了以一種極遙遠的方式）遊戲規則與社會之結構性規則、制度間關係的歷史謬誤⁹。就如大衛·歐布連 (David O'Brien)（鄰里政治學領域中，多元分析最具一致性的代表者之一）以某種天真 (naivete) 的筆調所寫的：「分析的基本單位是理性的、自利的人。組織者的中心任務是找到誘使這種個體對不可分割之集體財 (collective goods)（亦即，公共財）付出的動機¹⁰。」

在這種分析的極端下，社會已然消失，而我們被遺留在市場中。但是由於經濟條件的變化，以及對日益重要的集體或公共目標（它的價值，也因此，價格是不能區分）¹¹體認的必要，新古典理論，不改變其對個人理性與尋求利潤之行為動機的哲學主張，而卻偏好在相同的自由市場競爭的非歷史 (a-historical) 假設下，提出一個非市場的、集體過程的解釋性框架，以延伸其領域。

這種理論角度的最佳表現，是歐森 (Mancur Olson) 在他的《集體行動的邏輯》¹² 這本最近變成新古典理論的公共經濟學之珠的書中，為解釋群體行為所建構的精緻模型。特別是他為人熟知的「搭便車者的兩難」 (free-rider dilemma) 的分析。用他自己的話是：

⁹ For a critique of the ideological assumptions of the pluralist theory, see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chapter 11. Also Castells, 'Towards a Political Urban Sociology' in Michael Harloe, ed., *Captive Cities*. In fact, most of the arguments had already been developed in Castells, 'Vers une Theorie Sociologique de la Planification Urbaine' in *Sociologie du Travail*, 4(1969).

¹⁰ David O'Brien,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 and Interest Group Proces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75).

¹¹ For an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roots of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collective consumption, see Ian Goug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Macmillan, 1979); for a perceptive presentation of the continuing deb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ctive consumption and urban problems see Peter Saunders,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Hutchinson, 1981, chapter 6); for a presentation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llective consumption and urban politics, see Castells, 'Collective Consumption and Urban Contradictions in Advanced Capitalism' in L. Lindberg, et al., eds., *Stress and Contradiction in Modern Capitalism* (Lexington: Heath, 1975); for an intelligent critique of our theses see Ray Pahl, 'Castells and Collective Consumption', *Sociology*, 12(1978), pp.309-15; see also Roger Benjamin, *The Limits of Politics: Collective Good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¹²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所謂的共同、公共或集體財，在此界定為……那些沒有購買、支付任何公共或集體財的人，不被排除或隔離於分享這些財貨的消費之外，若然，則並無集體財可言。公共財政學者低貶了 **建立共同目標或滿足任何共同利益**，意即，為該團體提供了一個**公共或集體財**的事實……隨之而來的是，組織的一般性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或集體財。國家 (state) 首先就是一個為其成員、公民提供公共財的組織；在一個標準的大型組織中，個體成員的位置可類比為一個處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的公司、或國家納稅人；他自己的努力在組織的層次上沒有可見的效果，但是他可享用 **其他成員所帶來的改進**，不管他是否努力於支持他的組織¹³。」

換句話說，所謂搭便車者是那些享用團體或組織的好處，而同時減少本身參與的人。因此，對歐森與歐布連言，主要的問題在於組織如何經由提供成員額外的回報以誘導他們參與。

歐森的問題不是錯誤——而只是純然處於我們在這個研究中所提出諸問題的理論對蹠之地 (theoretical Antipodes)。我們所關心的是了解在歷史所激起的集體預期與社會衝突的基礎上，城市和社會如何變遷。而歐森所關心的則是理性個人如何避免太過於涉入集體動員，而能佔用其好處。事實上，歷史有三種角色：支配精英，新社會秩序的創造者，和社會組織的食利者 (rentiers)。我們的問題駐留於創造者如何、為何挑戰支配者，而把食利者的行為研究留給新古典經濟學者。

縱然，大多數多元理論者不作這種極端理性（界定於經濟方面）和建置遊戲參與者個體性的形上假設。更有甚者，他們大部份的看法，如李布斯基 (Michael Lipsky)¹⁴ 或馬林可夫 (John Mollenkopf)¹⁵ 認為

¹³ Op. cit., pp.14-16.

¹⁴ Michael Lipsky, 'Protest as a Political Resource'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 4(1968); also see Lipsky, *Protest in City Politics: Rent Strikes, Housing and the Power of the Poor*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0).

¹⁵ John Mollenkopf, *The Polit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社會抗爭是政治體制轉化的一個主要元素，或更準確地說，經由這種過程，政治體制被擴大或做某種修正。從這個觀點來看，體制的彈性和開放性被當成基本的特徵，用干森的話來說，是保存制度〔機構〕合法性與他們對付新挑戰者所必需的。

然而，這個角度除了從建置制度〔機構〕逐漸修正的過程之外，無法解釋社會轉化，而這種假設卻為大部份的歷史經驗所拒絕¹⁶。這種角度的問題在於它們在處理（一般的）社會運動或（特殊的）都市運動時，把它們可能造成的衝擊當成了政治制度等級，以及用建築比擬的底層。事實上，在此所強調的關鍵性理論元素為：社會運動與政治體制處在社會組織中的不同層面¹⁷。政治體制的目標是國家，依附著國家，而且是國家的一部分¹⁸。因此，在某些程度上，它制度化了某些社會支配形式，並接受在這些形式中討價還價的規則^{18 bis}；在尺度的另一端，存在、發展著與市民社會有關的社會運動，它們並不侷限、禁囿於遊戲規則與支配性價值及規範的制度化。這就是當政治黨派、聯盟成為社會爭議之工具時，社會運動就成為社會革新動力的原因。當社會運動同時是政黨運動，那麼就形成一個革命政黨。不論革命已實際發生，或僅在政黨的意識形態中具備革命性¹⁹，這兩種角色在社會變遷中並沒有等級的差別。沒有社會運動，來自市民社會的挑戰就不可能形成，以動搖強化規範、造就價值及保護私產的國家制度

¹⁶ See for example: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Alain Touraine, *Production de la Société* (Paris: Seuil, 1973); Maurice Zeitlin, ed., *Classes, Class Conflict and the State* (Englewood Cliffs: Winthrop, 1980);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new enlarged edition); Colin Crouch and Alessandro Pizzorno, eds., *The Resurgence of Class Conflict in Europe since 1968* (London: Macmillan, 1977, 2 volumes).

¹⁷ See the arguments for the distinction in levels of analysis betwee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Alain Touraine *La Voix et le Regard*, chapter 5.

¹⁸ Nicos Poulantzas, *L'Etat, Le Pouvoir, Le Socialisme* (Paris: PUF, 1978).

^{18 bis} Perre Birnbaum, *La Logique de l'Etat* (Paris: Fayard, 1982).

¹⁹ See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Christine Buci-Glucksmann and Goran Therborn, *Le Defi Social-Democrate* (Paris: Maspero, 1981).

〔機構〕²⁰。沒有政治與開放的政治體系，則社會運動所激發的新價值、要求和渴望，不僅將褪色（而事實上，其經常如此），而且也無法照見社會改革和制度變遷的產生²¹。

因此，多元論的缺點在於兩方面²²：

1. 它傾向於忽視把不同的政治角色錨定於不同社會利益的一般性矛盾結構中。因此，這種理論無法處理爭議路線、下注的不同權力、和不同角色間的建置關係。
2. 縱然，多元論分析的領域排除了個人經濟理性的形上假設，而且政治體制也延伸到社會抗爭中，但是它的參考點仍只是國家與在既定社會結構中分享權力的可能性。在此之下，多元理論仍不能（或沒興趣）了解社會結構和其價值的轉化，也因此，無法提供我們一個研究都市運動的理論。

這種在分析上把理論運動由政治體制中區分出來的需要，不只是一個理論的爭辯，同時也凝聚於對運動和政治學的研究結果，甚至在美國也如此。就如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所言：

「討論戰術和運動，有別於黨派的焦點，會產生一個結論，這個結論仰賴著研究正常政治遊戲在引起美國歷史變化所扮演主要角色之外的方法。當大部份運動都沒有牽扯暴力這回事(violence as such)時，美國社會中某些變遷曾是來自某些有道德正義動機的人，手執法律推動其動機意志所成之暴力戰術的結果。經由激烈行動，

²⁰ For recognition of the necessity of autonomous social movements to open the way for transform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see the courageous book by Pietro Ingrao, *Crisi e Terza Via* (Roma: Editori Riuniti, 1978).

²¹ On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social reform within the capitalist state, see Ralph Miliband,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and Norberto Bobbio 'Esiste Una Dottrina Marxista Dello Stato?' in Rome: Mondoperaio (May 1976); also Erik O. Wright,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and Allan Wolfe, *The Limits of Legitimacy* (New York and West Drayton: Collier Macmillan, 1981).

²² For a critique of pluralist political theory and a presentation of the contribution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Marxist-inspired political theories, we refer the reader to a major forthcoming book: Martin Carnoy, *The State: Theories for a New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不管是不是暴力，道德上激進的少數民族通常可穩住那些為取得某種程度的和平、穩定，而接受改革是必要這個事實的更溫和份子的支持或默認。某種程度內，在既定議題一方的極端份子出借信用給溫和派所提出的爭議。極端份子，不管是右派或左派，經常促使溫和派通過改革²³。」

當這種分析性的區分對研究社會運動和政治體制的互動有絕對關鍵性的精準時，大部份的多元論者（不像李普塞，他來自階級分析的傳統，但是在意識形態上變種）認為社會運動是為了加入體制內的一種資源動員的特殊形式。就如干森所謂的：「在偏激政治學與多元政治學的古二元之間，存在的是單純的政治」²⁴。

吊詭的是，當干森試著批評多元論傳統而將之歸於半真理²⁵時，他開展多元論對各種集體、自覺之動員形式的視角，以克服其主要障礙。

類似地，討論美國社會運動的知名研究，如歐伯斯洽 (Oberschall)²⁶和葉許 (Roberta Ash)²⁷，也注意到了社會運動這個古典社會學忽視的現象，但是卻低估了它的自我實在，而立即將之納入基本上屬於國家層面的政治過程。

梅路西 (Alberto Melucci) 在他那本各種學派討論不同文化中社會運動和集體行動的最佳文選的導言中，他清楚地指出維持社會結構分析、政治體系及社會運動分析的自主性的必要。同時，他建立了集體行動（「……社會體系內衝突行為的集合……」）和社會運動（「不接受特定社會中制度化規範的社會角色、廢除政治體系規則，以及（或）

²³ Seymour Martin Lipset, 'Why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eweryn Bialer and Sophia Sluzar, eds., *Sources of Contemporary Radicalism*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 1977, p.121).

²⁴ Gamson, *Social Protest* p.138.

²⁵ Op. cit. p.142.

²⁶ Anthony Oberschall,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3).

²⁷ Roberta Ash,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Chicago: Markham, 1972).

攻擊階級關係結構等的衝突行為」)²⁸間的主要差別。只有在這些差別的基礎上，我們才能研究政治體系對於社會叛亂的共生性衝擊、從叛亂到社會運動的過渡、國家的改革，以及在社會運動直接間接衝擊下社會的轉化²⁹。

在我們的研究領域中，只有皮文 (Frances Piven) 和克勞渥 (Richard Cloward) 一貫地應用這個觀點，研究抗爭運動的形成和它們對政治制度以及社會改革的衝擊³⁰。正當他們的著作開啓了美國動亂及合作公社 (Co-opting) 抵制社會史的同時，他們的理論是如此的簡化，而且他們的意識形態路線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於限制了他們對城市和人民間關係理論的建立。下面是他們最重要著作開頭的理論輪廓：

「常識和歷史經驗共同提出了一個關於任何社會中，權力根源的一個簡單但令人感嘆的觀點。殘忍但清楚地，那些控制著身體壓迫工具和控制著財富生產的工具的人，對一無所有者有「支配」權力。不管壓迫工具是由戰士種姓制度中的原始武力，或現代軍隊的技術武力組成都為真。並且不管生產控制是由僧侶控制之農業所仰賴的神秘曆法，或由金融家控制之大工業生產工具所依靠的巨額資本所組成都為真。由於控制財富可用以取得壓迫武力，這兩種權力根源通常會日漸合一而成為統治階級。常識與歷史經驗亦共同提出，這些權力根源又經由權力的使用而被保護與擴大，不僅控制了男男女女的行動，同時也控制了他們的信念。有些人稱之為上層建築 (superstructure)，而另一些人稱之為文化的東西，包括了一組精巧的信念和儀式體系，以對人們界定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為什麼；什麼可行的、什麼是不可行的；以及

²⁸ Alberto Melucci, 'L'Azione Ribelle: Formazione e Struttura dei Movimenti Sociali' in Melucci, ed., *Movimenti de Rivolta: Teorie e Forme dell'Azione Collettiva* (Milan: Etas Libri, 1976, p.17).

²⁹ Alberto Melucci, *Sistema Politico, Partiti e Movimenti Sociali* (Milan: Feltrinelli, 1976); also Alain Touraine, *Production de la Societe*.

³⁰ Frances F. Piven and Richard A.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隨著這些信念而來的行為命令³¹。」

這種由聯合精英控制之全然一貫而密閉的多重壓迫體系的泛歷史概念(trans-historical concept)，把人民運動由國家機器的過程中區分出來。但是這個區分變成了中國的長城，僅能由無組織的、個別的人民暴亂滲透進去，並且只由他們一直停留在無組織的，以及他們的戰術是零散的狀態下才行。甚至在這些條件下，運動的命運仍被社會演化階段和全盤政治框架預先決定：以皮文與克勞渥的話來說，「抗議者所贏的，假如他們全然地贏的話，是歷史條件已準備讓步的³²。」

因為在這種角度下，人類並未受制於自己的歷史，但是戲中演員的劇本已（被某人？）事先寫好，而且他們的演出不可避免地將在流血與合作中結束。這既非我們的看法和經驗，也不是我們對不同社會的城市十年研究所觀察到的。

問題仍在於我們應如何使用我們的觀察與推敲，以填補我們在累積探討與知識交流的找尋中所發現的理論真空？

我們的知識骨幹，馬克思主義傳統，自我們進入社會運動這個不確定之境地起也無甚助益。就古典馬克思主義言，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重建前人貢獻以分析城市的努力顯示³³，這些貢獻都侷限於城鄉關係的研究上，就如建立在《德意志意識形態》³⁴和《總導言》(Grundrisse)³⁵某些文字上的不同生產方式特性的分析。也包括恩格斯攻擊布爾喬亞社會合伙主義(Social Paternalism)住宅改革的小冊子³⁶

³¹ Op. cit., p.1.

³² Op. cit., p.36.

³³ Henri Lefebvre, *La Pens'ee Marxiste et la Ville* (Paris: Casterman, 1972).

³⁴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L'Ideologie Allemande* (written in 1845-46, first published in Moscow, 1932; Paris: Les Editions Sociales, 1962). English edition,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³⁵ Karl Marx, *Grundrisse* (translation in French by Dangeville), first integral edition in French, Paris: Anthropos, 1968. English edition,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³⁶ Friedrich Engels, *La Question du Logement*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64 written 1872,); English edi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ist Library, volume 23). For our critique of Engels' position on housing and urban problems see, Manuel Castells, 'Revisar a Engels', Madrid: *Argumentos* (July 1979), pp.6-20.

，和他討論英國工人階級生活狀況，對1845年工業城市曼徹斯特非常仔細研究的生動的專書³⁷。但是就如列斐伏爾所言，在後來曾有某種化約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甚至馬克思、恩格斯也都如此，在為工人運動和人民叛亂提供理論工具的緊急任務壓力下，被迫將資本積累和國家支配當成他們革命知識工作的戰線。就如列斐伏爾所寫的「革命思想將變成小心謹慎的戰術家。它將在這個過程中消失。它關心的重點將轉而安置在工作與生產的場所。然而這不是1845年的方向和預見。它能否不成為先後化約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的結果，而在二十世紀實現³⁸？」

總之，這種化約論對重建馬克思主義都市問題思想，有其持續的結果。1960年代末，列斐伏爾³⁹和我們自己⁴⁰在不同甚至對立的路線上，呼籲著應該在都市的新問題領域引入階級衝突分析，以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遺產，我們樂於見到這個方向研究的發展，首先在法國，後來在其他國家。這不必然因於我們的呼籲有力或有影響，而卻是正是時候。高度資本主義社會日增的都市矛盾和衝突，使我們有必要再次擦亮都市理論主流⁴¹。

但是，就如森德士(Peter Saunders)敏銳指出⁴²：除了某些幸運的例外，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整體並未在此挑戰中站起來。相對於人文生態學的實質決定論，或渥斯式傳統(Wirthian tradition)的文化唯心論，馬克思主義者傾向於將城市和空間化約為資本的邏輯⁴³。在資

³⁷ Friedrich Engels, *La Situation de la Classe Ouvriere en Angleterre* (first published 1845; this edition,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60); English edition,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0).

³⁸ Lefebvre, *La Pens'ee*, p.25.

³⁹ Henri Lefebvre, *Le Droit a la Ville* (Paris: Anthropos, 1968).

⁴⁰ Manuel Castells, 'Y a-t-il une Sociologie urbaine?', *Sociologie du Travail* 1(1968); 'Le Centre Urbain',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May 1969); 'Sociologie Urbaine' (1969); and 'Structures Sociales et Processus d'Urbanisation', *Annales* (September 1970)

⁴¹ See the very detailed analysis by Sharon Zukin, 'The Cutting Edge: a Decade of the New Urban Sociology' in *Theory and Society*, 9(1980) pp.575-601; see also John Walton, 'The New Urban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3, 2(1981).

⁴² Saunders, *Social Theory*.

⁴³ Alain Lipietz, *Le Capital et son Espace* (Paris: Maspero, 1976).

本主義條件下，把經濟因素重新引入都市化分析中，曾是對此空間分析中經常遺漏的角度的一個有用的提醒⁴⁴。然而，許多作品充斥教條，並因為不注意經驗研究最基本的方法論而被糟蹋。在某些比較細緻的分析中，國家被當成都市化的主要角色，特別在法國，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就如正統馬克思學派代表性者洛金(Jean Lojkine)的著作所言，國家是一個單純為滿足支配單一目標利益，即壟斷資本利益極大化的機器⁴⁵。因此，在法共所發明的證實其政治孤立的偽理論(pseudo-theory)的路線上(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理論)⁴⁶，城市，不論是在巴黎⁴⁷、里昂⁴⁸、或一般的資本主義體系中，乃簡單地成為國家不斷追逐金融資本利益的努力結果。事實上，由於很難忽視非共產主義城市中社會改革的努力，因而出現了一種新的研究方向，以呈顯資本主義支配下由社會主義政黨治理的城市的其他面貌：《勞工階級與社會民主：麗里與馬賽》⁴⁹。對作者言，不幸地，此書出版於1981年，社會主義贏得法國政府控制權，並容許法共象徵性地參與(不論他們差勁的表現)的前一個星期。由於交通是法共所掌握的部會之一，因而可以安全地預測將進行一個測試工人階級監督下新的、成功的交通政策假設的研究計畫，或者換言之，在法共監督下的計畫，以在黨的路線下繼續理論建構的卑鄙模式。

這些提示與政治上的繞道⁵⁰，是我們嘗試建構的都市社會變遷理論的核心。一方面，它們描繪了拒絕知識實踐中不容許根據不同政黨路線變化修正理論取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更重要地，它們明示了

⁴⁴ See, for instance, Christian Topalov, *Les Promoteurs Immobiliers* (Paris: Mouton, 1974); Doreen Massey and Alexandro Catalano, *Capital and La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⁴⁵ Jean Lojkine, *Le Marxisme, L'Etat et la Question Urbaine*(Paris: PUF, 1977).

⁴⁶ Collective author, *L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 d'Etat: Trait'e Marxiste d'Economie Politiqu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71).

⁴⁷ Jean Lojkine, *La Politique Urbaine Dans La Region Parisienne*(Paris: Mouton, 1973).

⁴⁸ Jean Lojkine et al., *La Politique Urbaine Dans la Region Lyonnaise* (Paris: Mouton, 1975).

⁴⁹ Danielle Bleitrach, Jean Lojkine, Ernest Oary, Roland Delacroix, Christian Mahieu, *Classe Ouvriere et Social-Democratie: Lille et Marseill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81)

使用第三國際或法共(它也一樣)所編織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以了解城市及都市社會運動，或更單純地，提出社會運動概念的困境。過去十年間，我們已明顯地注意到，城市形式及議題的產生乃不同社會行動者，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我們稱之為社會階級間衝突過程的結果。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將衝突形式連到社會及經濟，或換言之，連到階級結構和階級鬥爭的必要。事實上，我們保持著此兩極間的張力而尚未能完全統合這兩個過程。我們寫了《都市鬥爭》(1973)⁵¹以呼籲對城市中升起的新社會鬥爭形式的注意，而沒有充分參照整體社會結構對它們的決定。同時，我們和勾達(F. Godard)寫了《壟斷都市》(1974)⁵²，以呈顯出資本邏輯和國家間的錯綜交雜，如何成為都市體系產生的根源。為了在經驗研究上表白這個假設(而且我們認為我們成功了)。唯一的法國城市(Dunkirk)被選為例子，於此，國家和大公司(特別是鋼鐵和石油)決意邁向一個重要的合作計畫，此將在未來幾年內加倍了都市地區，並把它的生產力提高三倍。然而，當我和一組勇敢、機智的研究者合作嚐試著把所有面相，即，資本邏輯、國家行動及都市社會運動的形成，組織在一個高度形式化和系統化的經驗方法中時，產生了我們認為我們在經驗研究上唯一主要的大敗筆：《住宅危機與都市社會運動：巴黎區域調查》(寫於1974，出版於1978)⁵³。失敗的原因深藏在馬克思主義社會變遷理論的核心，不論我們取得的資料品質多麼傑出，與我們合作的研究者多麼聰穎。可以

⁵⁰ It would also be wrong to consider these observations as a personal reaction against past errors on our part. Not only have we never collaborated with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but I have also been considered by the French communists ideologically idealistic, and politically an independent leftist. While we always kept collegi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French Communist researchers (we published most of their work in the series we edited), we were always openly critical of their economic approach to urbanism.

⁵¹ Manuel Castells, *Luttes Urbaines* (Paris: Maspero, 1973).

⁵² Manuel Castells and Francis Godard, *Monopolville: L'Entreprise, l'Etat, l'Urbain* (Paris: Mouton, 1974).

⁵³ Manuel Castells, Eddy Cherki, Francis Godard, Dominique Mehl, *Crise du Logement et Mouvements Sociaux Urbains: Enquete sur la Region Parisienne* (Paris, Mouton, 1978).

確定的是，來自我們早期阿圖塞式典範和經驗社會學的標準程序，所異種交配而成的一個高度形式化符碼化的社會運動檔案，使得這個研究變得很糟糕。但是，假如我們可以掌握關鍵性的理論問題，我們可以改正研究工具，甚至完全改變我們的研究方法。事實上，我們之所以未能成功，在於我們嘗試著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未實現者，除了經由一個特殊的解答外，而這個解答正是我們那個研究階段中所拒絕的。讓我們解釋一下。馬克思主義是一個資本和經由生產力發展的歷史發展理論，同時也是不同社會角色為生產品占有並決定社會組織而戰鬥的階級鬥爭理論，因為「……歷史簡述了人類的自我生產」⁵⁴。列寧主義（包括托洛斯基、毛澤東及史達林）在國家理論上加一些元素，但是這個理論是下列兩元素的副產品：國家或是階級支配的工具，或是資本主義新階段（或新生產方式）的結果。

馬克思主義從不是一個統一理論（a unified theory），既不明確亦非政治鬥爭實踐的統一理論。它被這個實踐所豐富、發展，同時也被解體並當成操控的工具，以及，後來被當成意識形態宣傳及國家宗教的對象。但是作為一個理論體系，它的知識傳統和政治遺產通常被這兩種堅持所支配，兩者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並且可在同一作者中發現。並且這不是青年馬克思（親階級鬥爭）和成熟馬克思（集中在資本）間的對立本質。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同時寫了《資本的積累》⁵⁵和《罷工、黨和工會》⁵⁶兩書。可能只有盧卡奇（Lukacs）、葛蘭西（Gramsci）、和意大利歷史學派才清楚地偏向階級鬥爭的傳統⁵⁷。可以確定地，我們明白：資本的積累包括著剝削，也因此包含著某種形式的階級鬥爭。但是在列寧主義的傳統，當他們化約至根本時，

⁵⁴ Karl Marx and F.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as cited by Lefebvre, *La Pens'ee* p. 34.

⁵⁵ Rosa Luxemburg, *L'Accumulation du Capital* (first published 1912; this edition, Paris: Maspero, 1967, 2 volumes).

⁵⁶ Rosa Luxemburg, *Greves, Partis, Syndicats* (first published 1909; this edition, Paris: Maspero, 1966).

⁵⁷ As shown in the brilliant book by Christine Buci-Glucksmann, *Gramsci et l'Etat* (Paris: Fayard, 1975).

資本積累和生產力發展乃在下層建築（社會的基礎）中運作。而被生產過程中的地位所決定之階級的政治、文化和武力的鬥爭，則發生在不同的層面上，以贏得社會並根據他們的利益重組之。

但是結構與實踐間的關連，即生產方式和階級鬥爭在歷史進程間的關連又如何建立？根據馬克思的看法，乃經由階級的形成和階級意識：一個自在階級（class in itself）轉成自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但是這又如何發生呢？馬克思並沒有回答。列寧和第三國際提供了答案：經由革命政黨。為什麼黨是革命性的⁵⁸？因為它代表了工人階級的歷史利益。而我們又如何得知呢？因為它製造了革命，奪取權力，並建立了無產者的政權。我們如何知道無產者握有權力？起先，在一個短暫的時間中，由於委員會，工人階級的先鋒，奪取了政權。後來，由於新國家機構的出現以追逐這些利益及意志，並在長程中，瓦解國家機構本身。然而，不論如何，社會主義國家中蘇維埃之無產階級性格，以及工人階級全部實踐性質的保證，乃是他們尾隨著黨路線的方式，並且黨的勝利乃這個路線的證明，同時它的革命性格，準確地說，黨的勝利證實了它乃是歷史所決定的發展中的自覺的代理人⁵⁹。列寧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不可或缺的部份，不只由於蘇維埃革命的勝利，同時也由於只有他的理論可以在馬克思主義建構中，建立結構和實踐間的橋樑。生產力的發展和階級鬥爭在被剝削者的行動中合而為一轉化成黨，它為工人和生產力的無限發展發言。

因之，從定義來看，在馬克思主義中並不存在社會運動作為社會轉化作用者的概念。其中有階級鬥爭和群眾組織以革命保衛自己的利益，但是卻沒有任何自覺的集體角色可以自我解放。馬克思所提出的

⁵⁸ We developed most of these ideas about the crucial role of the party in Marxist theory in, 'Le Teoria Marxista de las Clases Sociales' in Raul Benitez et al., *Las Clases Sociales en America Latina* (Mexico: Siglo XXI, 1973); also see the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our, *La Lucha de Clases en Chile*.

⁵⁹ For a perceptive expose of the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see 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ume 1: *State and Bureaucrac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第一國際箴言（「工人的解放將由工人本身實現」）不僅與共產主義的歷史實踐矛盾，也與馬列主義理論的本質矛盾。事實上，它反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革命知識份子，看見他們周遭自覺取向工人鬥爭萌芽乃勞工運動根源的敏銳。但是為了維護這個立場，他們必須放棄他們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他們對生產力發展的軌道引導著歷史自然發展以朝向進步的信心，而登上一輛將被無產者駕駛而由資本推動的火車。他們無法想像無產者捨火車而就腳踏車，因此，無法接受工人階級可以在生產力歷史發展烙印之外決定自己的命運。

是故，既存的社會運動對於古典馬克思主義而言是曖昧的：它們是階級鬥爭和抵制資本家剝削的活生生證明。但是同時這些運動必須接受——因此一直有爭辯——它們不可能靠自己創造歷史，而是既定歷史實現下一階段的工具。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曖昧被列寧主義所超越。一方面，因為一個新的不均衡發展理論被當作補充加添進來，以辯解社會主義在最落後（而非最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突破的可能。另一方面，工人的解放將是黨的角色，而社會運動被低貶為自發的工聯主義（英國的）或被宣稱為煽動者的工作（work of provocateurs）（Kronstadt, Makhno）。對工人階級言，一旦有了表達他們自己的政治自由，他們將為社會改革及維護自己的自由而鬥爭，但是同時，卻可看到他們的工會和黨逐漸融入了政治體系之中（至少在最具支配性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此）。用社會學的話來說，工人階級運動（有時是不情願地）被制度化。

那又為何擔心著社會運動？並且為何是都市社會運動？首先是經驗，不管當代的或歷史的：1968年五月的法國；1969年意大利工廠的Autunno Caldo；1960年代的美國；世界性的反越戰的動員；反法朗哥主義（Franquism）的西班牙抗爭；德國學生運動；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智利的人民團結（Unidad Popular）；女性主義運動的升起；全世界自覺的人們不斷地集體動員以改變他們的生活，並提出新的生活以對抗那些想維護舊秩序的人。人們動員起來，在不同的歷史脈絡和

社會結構中，他們或沒有黨、或超乎黨。黨的角色從未是一個有差別的變數；關鍵的現象是自覺的、自我組織的社會運動。因此，縱然馬克思主義理論可能除了歷史預見的階級鬥爭之外，並未給社會運動留下空間，但是社會運動仍存在著。是故，從這點來看，經驗是對的，而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錯的，而且這個研究社會變遷的知識傳統必須重新鍛造。

其次，為什麼議題是都市社會運動？除了本書前言所提出的爭議外，我們僅簡單地提示：由於都市化過程的日益矛盾；對都市政策的社會衝突日增；以及1970年代初期一些有力都市抗議的萌芽，使我們相信一個新的社會鬥爭形式已然升起，這個確信的增長，乃由於我們不將都市矛盾的發展孤立於新社會角色興起之外考量⁶⁰。更有甚者，由於我們的研究角度是把社會組織和社會變遷潛藏的特性關連在一起，我們試著發現關於城市之社會運動的形成，以增進我們對社會生活新物質形成的一般性知識。

我們可以細數在執行這項任務中，許許多多的經驗和資訊（其中一部份已成為前幾章中的經驗研究），但是我們僅能仰賴著非常有限的知識支持。列斐伏爾的都市革命⁶¹研究雖未提供研究上的工具，卻非常有啟發性，富有他哲學角度的推理特色。森涅特（Richard Sennett）關連著文化脈絡和都市形式的前瞻性分析⁶²，無疑地對我們關於公共和私人領域間之假設——這個包覆著都市社會運動在內的主要歷史爭議之一——的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雷米（Jean Remy）和波也（Liliane Vove）最近的書《城市、秩序與暴力》（^{62 bis}）是一個對社會組織中領域角色的靈感泉源。史梅塞（Neil Smelser）的古典著作《集體行為的理

⁶⁰ Manuel Castells, 'Collective Consumption and "Urban Contradictions in Advanced Capitalism"' in N. L. Lindberg, ed., *Stress and Contradiction in Modern Capitalism*.

⁶¹ Henri Lefebvre, *La Revolution Urbaine* (Paris: Gallimard, 1971).

⁶² Richard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apit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7, Vintage Books edition, 1978, particularly chapters 3, 6, and 7); also, Richard Sennett, *Families Against the City: Middle Class Homes of Industrial Chicago, 1872-189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62 bis} Jean Remy and Liliane Vove, *Ville, Ordre et Violence* (Paris: PUF, 1981).

論》⁶³幫助我們了解社會運動作為社會轉化的代理人，特別他那章稱之為「價值取向的運動」^{63 bis}，鼓舞我們從一個新的知識角度來看待功能主義，這點我們覺得是阿圖塞主義學派所欠缺的。梯利(Charles Tilly)以美國為基礎而以歐洲為取向的主要經驗研究，對我們的都市運動類型(typology)考量很有助益，並說服我們必須強調經由歷史分析的相對特性⁶⁴。凱茲納遜(Ira Katzenelson)在他最近的書中⁶⁵對我們理論的嚴厲批評，提供了統合都市社會變遷和運動發生之歷史脈絡的普遍性格的基礎。諾曼(Norman)和蘇珊·范士丹(Susan Fainstein)的《都市政治運動》⁶⁶呼籲注意社區控制的重要性，並使我們看見它與自治(Self-Management)的更一般性主題的關連，這是新社會運動所提出的重要目標之一。雷克斯(John Rex)和莫爾(Robert Moore)以他們突破性的書《種族、社區與衝突》⁶⁷為我們了解種族、階級和社區關係建立了基礎，這是我們在法國以我們的經驗難以發展的。庇克文斯(Chris Pickvance)對我們研究都市社會運動的形式模型不連貫的連續提醒，幫助我們突破了連結我們研究對象和形式主義的最終連繫⁶⁸。潑哈(Jordi Borja)堅持用對等的理論詞彙處理都市運動和都市結構，指出了有待解決的理論和方法論的問題⁶⁹。我們對凱文·林區(Kevin

⁶³ Neil J. Smelser,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3).

^{63 bis} Op. cit., chapter 10.

⁶⁴ See Charles Tilly, 'Major Forms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Western Europe 1500-1975', *Theory and Society*, 3,3(1976); and particularly the book from which this article was extracted,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1977).

⁶⁵ Ira Katzenelson, *City Trenches, Urban Politics and the Patterning of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1).

⁶⁶ Norman Fainstein and Susan Fainstein, *Urban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Search for Power by Minority Groups in American Ci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4).

⁶⁷ John Rex and Robert Moore, *Rac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A Study of Sparkbrook* (Oxford: OUP, 1967).

⁶⁸ Particularly Chris Pickvance 'On the Stud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in Pickvance, ed.,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London: Tavistock, 1976).

⁶⁹ Jordi Borja, *Estructura Urbana y Movimientos Urbanos* (Barcelona: Universidad Autonoma de Barcelona, Department de Geografia, 1974).

Lynch)的 magnum opus [巨著]的仔細研究，提供了一個連接歷史變遷研究和都市形式意義的知識基礎，這個基礎讀者可在本篇中指認出來⁷⁰。我們和費雪(Claude Fischer)1981年春在柏克萊所開的研究討論課，提供了一個不同都市社會學傳統間的對話，導致了我們概念的最後成形^{70 bis}。

然而，我們所試著建構的理論框架，主要受惠於整個社會學史中現存的關於都市運動最系統和完整的研究，即，突蘭尼(Alain Touraine)的作品⁷¹。我們靠他，例如，界定社會運動為「……組織的集體行動，經此，階級行動者(class-actor)為其在一定歷史集結之歷史性中的社會定義而鬥爭」⁷²。但我們看不出任何原因(除了突蘭尼的內在一致性)使社會運動必須立基於階級關係：不論是我們太過於擴大階級概念，或我們必須拒絕集體行動乃社會運動，因為有許多這樣的行動——如女性主義運動——顯然不是建立在某個階級之上，但卻對重新界定社會目標和價值有重大的貢獻。但是，讀者應可看出我們對突蘭尼看法的聚斂，乃來自多年和他研究知識交流和爭議的結果，而非仰賴於他高度形式化和精確界定的理論。事實上，我們必須說，我們從相同的社會和社會運動問題出發，而擷取他所發展出來的研究方向中的新概念和方法的長處，而非直接取用他的理論。持這種謹慎態度主要的原因在於：我們認為突蘭尼的理論仍在實驗階段，而且他是目前為止唯一可進行實驗以測試這個理論的人，因為他知道理論將不斷地再組織被測試後的概念架構。是故，縱然我們深受突蘭尼之都市運動，尤其是社會變遷的研究取向影響，我們在本書所構思的理論綜合了我們全部經驗，而只是拒絕由他對我們自己對歷史、城市及社

⁷⁰ Lynch, *Good City Form*.

^{70 bis} For the importance of our dialogue with Claude Fischer see his last book, *To Dwell Among Friends*.

⁷¹ Alain Touraine, *La Voix et le Regard; La Societe Invisible*(Paris: Seuil, 1976); *Le Mouvement de Maioule Communisme Utopique* (Paris: Seuil, 1968); and *Sociologie de l'Action*(Paris: Seuil, 1965).

⁷² Touraine, *La Voix et le Regard*, p.49.

會的複雜閱讀負責，這個閱讀來自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光榮廢墟、美國社會學的方法，以及都市專家及規劃者不斷的對話，同時也來自突蘭尼深印於我們靈魂的對歷史的渴望¹⁶。

現在看來，我們對都市社會運動的研究已比一開始出現時有更多的知識支持。因此，我們當更進一步地挖掘都市、社會及歷史變遷間的關係，並在心中牢記那些我們所仰賴的支持，同時，我們當然應也對最後結果負全部的責任。

29 都市社會變遷的過程

社會僅存在於時間與空間之中，因此，社會的空間形式緊密地與其社會結構相關，同時都市變遷也與歷史演化相互交織在一起。然而這個看法仍太過於一般性。為了解城市，揭露它與社會變遷的關連，我們首應界定那些造成空間結構轉化與都市意義修正的機制。為了以本書所呈現的觀察、分析來探究此問題，我們必須再引介一些隱在我們分析背後之一般性社會理論的基礎元素，但為了讓這些元素成為我們研究的有效工具，我們必須更精確地指出研究問題。

我們的目標是解釋城市如何與為何變遷。但是城市是什麼？我們能否滿足於：它是人類社會的空間形式這樣一個定義？當人口密度到達怎樣的統計門檻才變成城市？我們又如何確定：在不同文化與變化的歷史時刻中，相似的人口集中、密度與社會異質等，是否指涉著相同的社會事實？當然，都市社會學家一再地反問這些問題，卻仍提不出令人滿意的答案¹⁷。反正，這些看法只是一個學院的爭辯，遠離了全球性都市危機現存的劇烈問題，同時，從一個知識性的角度來看，忽視社會形成的具體內容，或將它的描述留給普查局的不當分類，而進行其變遷的分析，是相當令人懷疑。事實上，我們以歷史變遷的觀

¹⁶ Alain Touraine, *Un Desir d'Histoire* (Paris: Stock, 1977).

¹⁷ Saunders, *Social Theory*; Walton, 'The New Urban Sociology', 1981; Castells, 'Y a-t-il une sociologie urbaine?'; and 'Sociologie Urbaine'; also Claude Fischer, *The Urban Experien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

點作為基本的理論取向來研究城市，以克服此問題。

在冒著簡化的危險中，讓我們從可能最清晰的界定開始吧：城市，就如所有的社會事實，是歷史的產物，這不僅在於它們的實質物質性 (physical materiality)，同時也在於它們的文化意義，與它們在社會組織中、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市變遷的基本向度是：不同社會階級和歷史角色對都市意義、社會結構中的空間形式意義，以及關乎整個社會結構的城市內容、層級和命運的衝突性爭執。城市（同時城市之類型亦然）是被歷史社會所決定。都市是一個被歷史所界定的社會對特定空間形式所賦予的社會意義。在這種看法中有兩點必須立刻界定：

1. 社會，如下面幾頁將討論者，是社會階級根據其個別社會利益，對社會組織基本規則之彼此對抗的一個結構、衝突的現實。因此都市意義應界定為：直接與社會鬥爭動力有關之支配與反支配的衝突過程，而不是複製單一文化 (a unified culture) 的空間性表現。更有甚者，城市與空間是組織社會生活的基礎，對特定空間形式賦以特定目標的衝突，是社會結構中支配與反支配最根本的機制之一¹⁸。例如：把城市當成宗教中心以控制鄉村地區的建置，乃是用象徵的合法性，以及農民勞動者之心理安全，交換取得農業剩餘剝削的物質支持。或者又如：宣佈城市為共同交易的自由空間與政治自治，乃是對抗封建秩序的重大勝利。因此，“都市”意義的界定並非一個文化之空間複印的翻版，也非在虛無真空下，不確定的歷史行動者間社會戰鬥的結果，而是歷史行動者（如社會階級）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與價值，結構社會的基本過程之一。

2. 都市意義的界定從其物質性的意義來看，是一個社會過程。它不是庸俗意義下把文化當成一組意念 (ideas) 的簡單文化範疇。文化的

¹⁸ Anthony Giddens insists on the mistaken neglect by the theories of social change of the fundamental time-space dimensions of human experience as the material basis for social activity; see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articularly pp.129-156).

意義是人類學的，亦即它是社會結構，包括經濟的、宗教的、政治的、和技術運作的表現¹⁶。假如城市被商人界定為市場，則其意謂著街道市集與密集的社會化，同時也意謂著經濟活動商品化、工作過程貨幣化，以及對所有貨品潛在來源與可能擴充為市場地區建立交通網路。總之，都市的歷史界定並非空間形式的心理表現，而是根據衝突的歷史社會動力對此一形式所賦予的結構性任務。

我們定義都市的意義為：**特定社會中，不同歷史行動者的衝突過程賦予一般城市 (cities in general) (與城市間分工之特定城市) 目標的結構性操作。**下面我們將檢驗：社會本身如何環繞著生產方式 (modes of production) 而結構。因之，都市意義之界定，同時因不同生產方式、或在同一生產方式中因不同歷史條件而變化。

都市意義界定的歷史過程，決定了都市功能的特性，例如：若城市被界定為殖民中心，則武力使用與疆域控制將為其基本功能；若城市被界定為資本的機器，則其機能將細分（有時則在不同城市間專殊化）為工廠中剩餘價值之抽取、金融機構間之資本循環組織、商業體系間之商品交換、與資本主義商業管理中心各種其他操作之經理。因此，我們定義**都市功能為：操作由歷史界定之都市意義所賦予個別城市的目標的一個組織性工具的銜接體系 (articulated system)。**

都市意義與功能共同地決定都市形式，亦即，此一過程的象徵性空間表現物質化成為它們的結果。例如：若城市被界定為宗教中心，若其功能為實現僧侶對農民的意識形態控制時，則永恒、延展、神秘、距離、保護和可及的暗示，將成為建築與都市地景空間模式中的關鍵元素。有些建築師認為美國城中區之摩天樓僅為巨型企業在紙上作業的集中，象徵著由技術與自信而生的金錢力量作用於城市。這些高樓是興起中的公司資本主義時代的大教堂¹⁷。同時，它們也表達了一系

¹⁶ Maurice Godelier, *Horizons, Trajets Marxistes en Anthropologie* (Paris: Maspero, 1973).
¹⁷ See Manfredo Tafuri, *Progetto e Utopia, Architettura e Sviluppo Capitalistico* (Rome and Bari: Laterza, 1973); also Tafuri, *Teoria e Storia Della Architettura* (Rome and Bari: Laterza, 1968).

列關鍵性的管理功能，並且在本身成為商品的空間中，仍然是主要的資產投資。當然，都市意義與功能並不直接反映成象徵形式，語意學研究已建構語言形式表徵之複雜變異與形式表徵和功能內涵間的相對自主性¹⁸。從各種角度來看，我們並非辯解著經濟決定都市形式，而卻在建構一個歷史意義、都市功能和空間形式間的關係與層級。作為一個理論取向，這是全然不同的。在特定的都市形式中，如早期中世紀城市，大教堂的象徵元素乃結構都市形式與意義最重要的因素，但是這是因為都市意義立足於以教會作為中介之農民、領主與神間的宗教關係¹⁹。

更甚者，都市形式不僅為材料、量體、顏色與高度的組合，就如凱文·林區 (Kevin Lynch) 教我們的，其乃是使用、流通、感知、心理聯想，隨時間、文化和社群而變化之表徵體系²⁰。對我們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強調都市形式的獨特性和其與都市意義以及都市功能的關係。

因之，我們界定**都市形式為：都市意義的象徵表現，以及都市意義的歷史疊合（以及它們的形式）的象徵表現，而這經常為歷史行動者的衝突過程所決定。**

在每一特殊的情境下，城市被三個不同而相關過程所塑造：

1. 界定都市意義之衝突。
2. 適當操作都市功能之衝突，這些衝突可來自相同接受之框架下的不同利益和價值，或對如何操作都市功能之共享目標的不同取向。
3. 適當地象徵表現都市意義與（或）功能的衝突。

¹⁸ Katherine Burlen, *L'Image Architecturale* (Paris: Universite de Paris, 1975, Ph. D. Thesis in Sociology); also Henri Raymond et al., *Les Povillonnaires* (Paris: Centre de Recherche d'Urbanisme, 1966); and Philippe Boudon, *Sur l'Architecture* (Paris: Dunod, 1971).

¹⁹ Edwin Panofsky, *Gothic Architecture and Scholasticism*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7).

²⁰ Kevin Lynch,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0); and Lynch, *What Time is This Pla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2).

我們稱都市社會變遷為都市意義之再界定，我們稱都市計劃為達成一個共享的都市意義之都市功能的協商調適。我們稱都市設計為嚐試在特定都市形式中表達共同接受之都市意義的象徵。

由於都市意義的界定是一個衝突過程，不用說，都市計畫與都市設計也如此。然而，城市結構性角色的賦予來自、經由對其意義的社會衝突，它制約著功能和象徵，而經由功能與象徵，這個角色才會被操作與表達。

都市社會變遷制約著都市實踐的各個面相，因此都市社會變遷的理論乃是城市之各種其他理論的基礎。

這樣的變遷從何處來？同時，我們又如何知道變遷呢！

在此，最根本的問題是拒絕都市變遷有一個預設方向 (predetermined direction) 的說法。歷史並沒有方向，它只有生與死。它是戲劇、勝利、挫折、愛與悲傷，快樂與痛苦，創造與破壞的組合。現在我們有機會享用人類最深奧的經驗，也能夠在一個核災難中炸毀我們自己。我們可與人民共同革命，或將革命的恐怖力量轉而指向同一群人。若我們因此同意人類自然的進步的過時意識形態必須放棄，則我們應對都市社會變遷採取類似的態度。因此，就變遷而言，我們指的僅是對一個都市區域或特殊城市賦予新意義。新的又意指何物？一方面，此答案隨著每一我們觀察的歷史脈絡與城市而殊異，然而另一方面，此答案又與社會轉化的一個更一般性的與理論的評定有關。因此，我們將用幾頁來定位此一關鍵問題。

總之，還在對都市社會變遷的界定之外，我們已可取得一個主要結論：此評定是價值中立的。我們並不暗示變遷為改善，因此，我們毋需界定何謂改善。就如前面提過，我們的理論不是規範性的，而是歷史的。我們希望了解大部份的人文主義都市設計者，如凱文·林區與愛倫·傑克森 (Allan Jacobson) 何以找到我們環境的好條件的過程。雖然我們大致上同意他們的準則，但我們不是要定義一個好城市，而是想了解善與惡、天堂與地獄如何被我們歷史經驗之天使與魔鬼製造

出來（我們自己的感覺是魔鬼看來比天使更有創造力）。

都市社會變遷發生於當下列四個過程之一產生一個新都市意義時（它們全都是對一個或更多的歷史行動者之衝突與對抗）：

1. 既定社會中之統治階級，擁有機構性權力，根據其利益與價值再結構都市形式（與城市），改變了既存意義時，我們稱此為都市更新（對城市言）與區域再結構（對整個國土言）。如：South Bronx 被有意地放棄，或波士頓之意大利人區被改成一個總部城 (headquarter city)，或一些工業城（如 Buffalo，紐約）變成失業之少數民族的倉庫，則我們有了都市更新或再結構之例。

2. 被統治階級以部份或完整革命改變了城市意義時，如古巴革命消除了哈瓦那之都市化³¹，或格拉斯哥 (Glasgow) 工人在 1915 年所提出之住宅乃社會服務而非商品³²。

3. 一個社會運動在既定空間中，發展出與結構的支配性意義相矛盾之自己的意義，如桃樂瑞絲·海頓 (Dolores Hayden) 所描述之女性主義的看法³³。

4. 一個社會動員（不必然是特殊社會階級）提出一套與制度化都市意義矛盾的新都市意義，並反抗統治階級之利益時。就是在這種狀況下，我們使用了都市社會運動的概念：一個指向改造制度化的都市意義，反抗支配階級的邏輯、利益與價值的集體的、自覺的行動。我們假設：只有當都市社會運動是都市取向的動員時，才能結構地影響社會變遷並改變都市意義。這個假設之相對性反面不必然為真。一個社會變遷（例如新階級統治）可能改變或不改變都市意義，如工人階級革命後，都市仍保留作為集權的、非地域的國家機器的角色。

至此，我們必須更清楚說明我們對社會變遷的假設，以期建構城

³¹ Susan Eckstein, 'The De-Bourgeoisement of Cuban Cities', in Irving L. Horowitz, ed., *Cuban Commun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77).

³² Joseph Melling, ed., *Housing, Social Policy and the State* (London: Croom Helm, 1980).

³³ Dolores Hayden, *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Feminist Designs for American Homes, Neighborhoods, and Citi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1).

市變遷與社會變遷間之特殊關連。此任務需要一個簡短而概略的繞道，進入社會變遷的一般理論的荒原。

30 歷史變遷的過程

城市的意義並非任意地由一特定社會行動者或不同行動者間未界定的衝突所產生，這個社會界定的過程和此過程之成果，仰賴於社會結構及此結構的特殊歷史發展方式。因此，我們必須引介一些基本概念以便把我們對都市變遷的分析，定位在更寬廣的社會變遷理論脈絡中。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個理論建構在此仍不能被指認，同時其有效性也僅與我們研究之都市變遷所觀察的社會主題與預期的事實相關，而城市變遷對我們而言歸因於價值、利益與衝突的預期，這提供了我們研究之基本框架。因此，在系統地呈現此框架的同時，我們試著進一步地廓清這個詮釋，而不讓步於一個已然被拒絕的嚐試，去呈現完整的社會理論，因為其理論基礎不能被我們現有的社會結構與歷史過程的知識所支持。

然而，我們的了解已足夠指出：所有的人類過程似乎被生產、經驗與權力關係所決定。生產是人類對自然（即：物質與能源）的行動，依據社會決定的目標，為人類的利益，改變自然以求得產品，消費部份產品（以一個不均衡的分配方式），並為將來的投資累積剩餘；經驗是人類主體在其生物的、文化的整體之多重向度上，作用於他本身的行動；權力則是人類主體間，在生產與經驗的基礎上所建立的關係的結果。在這個基礎上，人類主體建構了他們之間的權力關係，而這個關係創造並組織了社會。

因此，歷史與社會（事實上它們來自相同的過程）經由經驗、生產與權力的銜接而形成。在已知的社會中，經驗基本上環繞著性別關係建構（男性支配女性）⁸⁴；生產組織了階級關係（非生產者佔有來自生產者之剩餘）⁸⁵；而權力則基於國家（對暴力之制度化壟斷，保證了權力掌握者對其子民之統治）⁸⁶。非生產者佔有剩餘的特殊形式，

亦即階級關係，界定了生產方式 (mode of production)。如：資本主義的界定乃生產者與生產工具的分離，資本對生產工具、生產者勞動的佔有，迫使生產者為生產工具所有者提供他們的勞力，以交換對他們產品的分享。就是這個基礎，資本才能組織生產，也為促進其利益、強化其價值之社會條件再生產而結構社會。資本與勞動的構造，以及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並非來自技術或某種經濟必然性的結果。而是資產階級建構社會霸權，去挫敗和同化封建領主，去改變專制國家，去臣服農民，並擴張它對世界之殖民統治能力的歷史結果。每一新的生產方式都來自新階級環繞著它自己的利益、價值的結構性再生產，重組社會的勝利結果。隨之，每一新的生產方式樹立了新的剝削與統治形式，此形式亦造成了階級鬥爭的新形式。

在此，我們不能進行生產方式序列與兩性關係方式結合的分析，特別是我們對世界某些地區之歷史研究仍然如此貧弱。我們僅將依據對我們觀察期間兩個現存生產方式的分析，事實上，我們將深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數中，因為它是我們分析中唯一的支配性生產方式。但是由於我們當代舞台中的世界關係，我們必須涉及不同的、並存的國家生產方式 (statist mode of production)，它支配著所謂社會主義國家⁸⁷。所謂的國家生產方式我們指的是：對生產者剩餘的佔有乃建立在國家機器之政治宰制的體制，此國家機器由一些仰賴暴力和壟斷資訊工具，且自我生產的精英所控制。可以確定的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

⁸⁴ Psycho-analytical theory (Freud) discovered the crucial role of sexual-gender relationships in the shaping of human experience and in the structure of personality. But because of its neglect of the domination by men of women, it could not establish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analysis of social change, until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the 1960s laid the ground for a transform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psychoanalytical framework in which gender and sex roles are asymmetrically organized and connected to the overall social structure.

⁸⁵ This was the major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by Marx and Engels to the history of human knowledge.

⁸⁶ In this case, Max Weber is the founding father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autonomous and crucial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structuring of society.

⁸⁷ For an informed discussion of the new mode of production emerging in the so-called socialist countries see Rudolf Bahro, *L'Alternative* (Paris: Stock 1979).

式中，國家有一個壓迫的功能，並且傾向於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88。誠然，在資本主義中，國家表現了階級統治，但是在社會主義中，國家是新階級統治的基礎 89。就如在各種轉型案例中見到的，國家生產方式 90 是剝削者與被剝削者、資本與勞動間鬥爭的結果。在資本與勞動的鬥爭中，無產者並未上昇為新的統治階級。這與一般歷史的趨勢一致：封建秩序中的農民在與他們的領主鬥爭之後，為資產階級打開提出新生產方式的道路 91。相同的，來自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黨與軍隊（即此，反國家已然變成國家）將歷史的新紀元，以系統政治壓迫和意識形態說服為代價，交換經濟發展和社會再分配。

另一個了解分析架構的關鍵概念是：發展方式 (mode of development) 92。它經常與生產方式混淆，卻必須仔細地分辨，因為它出現在社會關係的另一層面。它與勞動、物質及能源如何以特殊形式在得到產品的工作中結合有關 93。工作當然與社會（階級）關係有關，但除剩餘之佔有外，它對了解剩餘如何增加也很重要。在此，我們要再度拒絕在沒有足夠經驗的基礎下，重寫整個人文歷史 (history of humanity)。總之，我們需引介兩個發展方式間的差異，它們明顯存在我們的觀察領域中，我們已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它們的存在。

發展方式一共有兩種類型：工業的與資訊的。在工業的發展方式中，生產力（亦即：由投資提昇之每一輸入單元所增加的輸出單元）

88 Goran Therborn, *What does the Ruling Class do When it Rul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Claus Offe, *Lo Stato nel Capitalismo Maturo* (Milan: Etas Libri, 1977, original in German, 1975); James O'Connor,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 and Erik O. Wright,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89 Gyorgy Konrad and Ivan Szelenyi,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90 Henri Lefebvre, *De l'Etat* (Paris: Editions 10/18, 1976, 4 volumes).

91 For a discussion on this subject, see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92 We use her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ode of production and mode of development approximately along the lines suggested by Touraine, *La Voix et le Regard*, p.133 and following.

93 A useful discussion of the general conditions of articulation between energy and information in the work process can be found in Jacques Attali, *La Parole et l'Outil* (Paris: PUF, 1976).

來自勞動、材料或能源、或其他來自此三元素品質的日益提升。對資訊發展方式言，生產力建基在知識上，並來自結合生產三要素的組織方法。換句話說，生產力仰賴著對這些要素間性質關係，以及它們在生產過程中之再組合 94 的預測能力。每一發展方式界定了一個新的社會範疇（其聯合並仰賴著統治階級，而由於他們的特殊專長，因此有不可忽視的磋商力）。工業創造了經理者，即組織的控制者。資訊製造了技術者，即知識的控制者 95。生產方式與發展方式有些運作的原則，即結構性的社會目標，這也成為它們存在的理由 (raison d'être)。因之，資本主義朝向利潤最大化，即在生產工具所有權的基礎上，提高剩餘價值的產品量與佔有率；國家主義則朝向權力極大化，其特徵是提高政治機器之軍力，以對更多子民，在他們意識之更深層面，提出此機器賦予其自身的目標。工業主義朝向經濟發展，即產出的提高；資訊主義朝向技術的發展，即知識的累積。

這些目標界定了組織、社會和帝國，而且生產工具和再生產並非意外地因某些事件而生，也非無情地來自技術演化的鐵律。它們是人類的物質產品 (material products)，一個特出的物質形式 (a form of matter)，可歸因於人腦之象徵的、溝通的、資訊的功能之不斷發展的結果。作為此一精神能力的結果，我們人類不斷地修正它生命中的社會形式，以及它與物質及能源複合體間的關係。因此，生產方式與發展方式的目標界定，乃來自歷史行動者的自覺行動，建構生產關係

94 For some basic discussion on the evolution of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see, Robert Solow, 'Technical Changes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ugust 1957); Edward F. Denison, *Accounting for Slower Economic Growth*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9); Jacques Attali: *La Nouvelle Economie Francaise* (Paris: Flammarion, 1978); Larry Hirschorn,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ervice Society* (Berkeley: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229, 1974); Victor Fuchs, *The Service Econom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Richard Meier, *Scie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56); and Lester C. Thurow, 'The Productivity Problem', *Technology Review*, 83, 2(1980).

95 John K. 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7); and Alfre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面對其他行動者）與生產技術（面對物質與能源），服務他們的利益與價值。特殊歷史行動者如何出現，生產方式如何升起，是歷史問題，應由研究來回答，而不是根據一組特定之結構性元素組合的某些一般性法則！我們確知：此歷史變遷是衝突的，發生在既有生產方式所產生的鬥爭與危機的框架中。然而，新生產方式不可能對稱地倒轉老生產方式的影像，而是階級與社會行動者，在造成他們彼此敵對的結構關係基礎上，彼此戰鬥的歷史產物，而且被不同行動者之經驗、生產與權力條件所產生的價值和預期所指導。那麼被統治階級又是什麼呢？他們生活著、抵抗著、變化著、並試著革命。一旦成功，他們消失而不再是一個階級，從而制定新的社會關係形式，或通常由一小撮往日的被統治階級或由革命過程的工具提出的新階級統治。歷史地看，我們沒見過任何一個革命中的被統治階級成功地粉碎階級統治的存在，甚或被統治者本身成功地取得統治地位。

但是，我們不能排除這種成功的可能。倘若如此，將會把我們引到與科學研究不相容的人類發展普遍原則的形上學。沒有階級的社會有一天可能會存在，這可能將是歷史的結束，但並非人類的末日。事實上，當我們說史前社會是一個集體任務為反抗自然以取得生存的社會時，我們也可以說史後社會，在一個共同關係中，其集體的任務將是使用、開發存在於外界（物質）與內部（我們的內在經驗）的自然。

這個觀點常被當成烏托邦而駁回。但是，假如我們接受以下之允諾：社會源自歷史行動者的文化目標與每一生產方式可得之技術工具的組合，則我們也應接受這種史後社會作為一個新鬥爭的預期結果的可能性。假若我們看到歷史行動者起來呼籲使用價值的重要性以反對交換價值，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受到挑戰，就如任何一個以投資來創造剩餘的體系可能遭受的一樣。假若歷史行動者呼籲著以自主性、自我管理作為集體決策的主要原則時，則國家生產方式遭到中傷，就如其他任何形式的國家一般。假若資訊發展方式使大部份生產自動化，包括農業，而且同時仰賴著生產者—科學家間的緊密關係和工作過程、

生產者間溝通合作，再加上生產和消費間緊密的相互依賴，則這個技術的基礎同時也將實現了使用價值取向、要求自我管理之新歷史行動者的新文化目標。因此這個實現將不再是個烏托邦，而是一個歷史的鬥爭，可能是一個（雖然不像）恐怖戰鬥的結果，於其間跨國公司與帝國國家將極盡能事地制止它發生，包括彼此恐嚇甚至炸毀地球，那樣甚至不是一個達成不可能實現的勝利的手段，而只是使子民保持殺人與被殺任務的方式。

這是我們希冀在都市意義再界定的觀察中找尋的軌跡。這並不說它們只在城市或在有關城市的論爭中才發生——它們到處存在。當前的歷史變遷是多向度的，對體系之再生產與維護的力量亦然。若此為真，若新社會和城市替選目標之歷史鬥爭已然交戰，則我們應可發現這個空間形式再塑造的根本轉化跡象。就如讀者現在知道的，我們已發現了這過程的零星症狀，它們有不同的形式與命運。我們正處於一個把這些由新世界的鏡面所反射的破碎影像串連起來的過程中，在此鏡中，人們有足夠的勇氣與力量，而且想看到他們子孫的臉孔。但在我們開始拼湊字謎之前，我們需要再加進一些新的基本元素，沒有這些元素，這個鏡子將給我們以扭曲的影象，甚而不在歷史的光線下閃亮。

這個經驗的向度與其基本動力：兩性關係，又如何與上述的歷史變遷有關？事實上人類歷中的特色是：除了男性對女性的支配外，兩性關係本身，其內涵與演化，都被生產關係（男性之階級地位）與權力關係（國家所強化的家庭關係）所決定。因此，婦女的革命，就如第一部份中所觀察的歷史事件，依其活躍參與的層面來看，影響了階級與權力的鬥爭——她們依其家庭需要而動員。相反地，在當今我們觀察的領域可發現，一個重要的社會文化轉變，即婦女的鬥爭已愈來愈與女性意識相關——那就是此運動指向克服一性別對另一性別的結構性統治。我們假設這個根本現象可歸根於更寬廣的歷史趨勢：對生產、權力與經驗關係層級質疑的呼籲。更精確地說，新社會運動的興

起，乃為改變人們只在被生產所創造、由權力所強化的結構框架中調適其經驗的最佳狀態，而代之以人的經驗來指導生產與權力。在特殊意義下，都市意義的再界定，姑且不論意識形態的分化與組織的阻礙，強調了使用價值，以及經驗品質優先於交換價值和集中經營，在在都歷史地與女性主義之認同和溝通的主題相關連。我們假設：這種關連就是性別關係的新角色與我們對歷史變遷了解間的關連。

最後在我們的研究架構中，我所要引介的基本元素是：文化，民族(nations)，以及它們制度地表現所成的國家。在大部份的人類歷史裡，地球上不同地區的社會獨立地發展，縱使有接觸也僅留在非常表面的層次（主要是偶然的交易）上，或戰爭、投降、同化或消滅等破壞形式。因此，雖然生產方式、發展方式、性別關係與權力關係等有助於我們了解大部份的歷史社會，這些因素在特殊社會的組合永遠是獨一的，就如每一社會或地區中歷史行動者起來創造新生產方式的時刻與鬥爭一般。在馬克思學派的傳統中，使用社會構造(social formation)的概念來表示任一社會都是不同生產方式、或一個生產方式之不同階段，而其中有一支配階段的組合⁹⁶。這概念呼籲我們注意每一特殊情境的複雜性，並提醒我們生產方式是一種簡化的概念，其變數隨著歷史脈絡而不同。

然而，僅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問題可能造成誤導，因為一旦特定社會被結構起來，一旦我們接受其結構背後之組合是獨特的，則其演化、變數、鬥爭與變遷亦然。因此除了社會構造，我們尚面對著歷史過程。從人類學的意義來看，這個特殊性產生了被歷史界定的文化。文化（與它所表現的生產方式互動）產生了民族(nations)，即在性別、階級、權力等幾條線上共享價值和共同制度的社會文化族群⁹⁷。當然文化與民族也將表現出階級、性別和國家的統制，但它們乃此關係族群

⁹⁶ Nicos Poulantzas, *Pouvoir Politique et Classes Sociales*(Paris: Maspero, 1968).

的次單元(subset)，是一個人類群體經由他們獨特溝通模式找到自我認識的次單元。當一個民族變成一個政治主權時便形成國家⁹⁸。國家有時也建立在與其他民族聯合權力關係的基礎上。因此，歷史同時產生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與國家民族(state nation)⁹⁹。亦即：一個國家在政治上聯合了許多民族於一個相同政治領域中。當文化不發展成民族（即當他們在政治與社會上仍停留在小群體）時，他們形成了種族團體(ethnic groups)，有些稱之為人種團體(racial groups)，不管人種(race)這個概念是多麼可疑¹⁰⁰。權力關係不只存在於國家與社會之間，也經由戰事與征服而存在於國家與國家之間。

因此貫穿整個人類歷史的是：文化與民族被武力整編到國家的領土內，國家為不同種族、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社會創造了一個基地。同時，文化與個人為逃避壓迫與匱乏而遷徙到新的社會，並在其中成為一社會次單元，此中之變數是了解世界歷史變遷的基礎。就如凱茲納遜(Katznelson)提醒我們的¹⁰¹，不了解民族脈絡中的社會性差異，就不可能完成社會鬥爭與社會運動的分析。但是，這個差異不是我們探索的主線，否則我們將淪為人類歷史中之每一個別脈絡無窮變異的蒐集者吧！我們必先建構特定生產方式與發展方式之歷史變遷的潛在結構與主題，而後判定進入新社會場景的行動者所提出的計劃和挑戰，是在推動歷史或僅只表現他們的保守。

⁹⁷ See the work by Anouar Abdel-Malek to reestablish the autonomous role of national cultures in defining the path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ee, for instance, Abdel-Malek, *Ideologie et Renaissance Nationale: L'Egypte Moderne* (Paris: Anthropos, 1969); and, *La Pensee Arabe Contemporaine* (Paris: Seuil, 1970); For an informed discussion of the literature on nations, see Jose Ramon Recalde, *La Construcción de las Naciones* (Madrid: Siglo XXI, 1982).

⁹⁸ See Charles Till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3-84).

⁹⁹ George Haupt et al., *Les Marxistes et la Question Nationale: Etudes et Textes 1848-1914* (Paris: Maspero, 1974).

¹⁰⁰ In the critique of the ideological assumptions of the concept of race, we follow Claude Levi-Strauss' tradition.

¹⁰¹ Ira Katznelson, *City Trenches; and Black Men, White Cities: Race, Politics, and 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30 and Britain, 1948-68* (New York: OUP, 1973).

國家間文化與權力關係的差異引入了我們所觀察的世界的幾個主要特徵。正如布勞岱 (Fernand Braudel) ¹⁰² 和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¹⁰³ 長久以來告訴我們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乃建立在世界體系之上。從其初生起，這個過程就主導了此體系中的變數，並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疆界。更有甚者，就如我們在第四部份所寫的，在過去幾十年中，經濟與社會的交互滲透有了長足的進展 ¹⁰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工業和資訊的發展方式各地不同，並在一個不對稱狀態下被統合到世界的層次。不只因中心與邊陲，而且也由於在相互關係上有一系列的層面，這些層面隨時間與向度而轉換：中心邊陲的關係在能源的領域不同於它在金融、汽車製造或微電子研究的領域 ¹⁰⁵。因此我們身處在一個社會相互依賴所組織起來的世界體系裡 (^{105 bis})，並且處在一個隨著民族、時間與依賴性向度變化的幾何依賴裡。由於生產關係被統合到世界尺度的層面，而經驗仍隨著文化而殊異，且權力仍集中在民族國家手中，因此我們的世界處在一個其動勢趨向支解破碎的三向度空間裡。依賴社會的民族國家是避免分裂的關鍵元素，但唯有它們動員（並必要時建議）其國族，並對此體系提出與中心國之新關係時才是。

因此，我們對歷史變遷的觀察必須考量一個新的、主要的社會挑戰：對國家間既成權力關係的挑戰，此挑戰表現在民族發展對立於世

¹⁰² 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erielle; and La Mediterran'ee et le Monde Mediterranen a L'Epoque de Philippe II* (Paris: Armand Colin, 1949);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London: Collins, 1972-3, 2 volumes).

¹⁰³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also,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New York: CUP, 1979).

¹⁰⁴ See Albert O. Bergesen ed., *Studies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also Folder Frobel, Jurgein Heinrichs, and Otto Kreye,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Cambridge: CUP, 1980).

¹⁰⁵ See Stephen H. Hymer,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of Multinational Firm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6).

^{105 bis} In the perspective defined by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sarrollo y Dependencia en America Latina* (Mexico: Siglo XXI, 1969).

界性資本主義成長，不僅挑戰著支配性國家的權力，同時也衝擊著這些國家所仰賴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經由對民族發展的預期，挑戰依賴關係，創造了依賴民族國家和它們人民階級間的新關係，〔用一個古典的詞彙是：民粹主義 (populism)〕，而其都市向度則是政治過程的根本元素。

這個挑戰來自不同源流：首先是來自民族文化對外來支配的抵制；其次是由於工業發展模式的新擴張的邊緣系統所產生的社會動員；再者是來自超級國家間所建立的新權力關係，其規制著當今世界競爭中的兩種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和國家主義。當然，後者是依賴國家所發動的對抗資本主義中心國的挑戰的基本元素，資本主義力求擴張其利潤基礎，必要時也使用軍事力來左右市場的選擇自由。國家主義力求增加其子民，以對抗資本主義的反擊，並表現一個試圖以支配取代技術發展失誤的社會邏輯。在此競爭之外，民族、依賴國家扮演著反對中心國的超級力量，試圖在投降與正面對立的邊界間，保持它們的自主性。

因此，簡言之，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變遷模式一方面表現在歷史行動者對生產之階級關係、經驗之兩性關係，以及國家之權力關係的挑戰；同時另一方面，也在歷史上首度顯示，即將形成的歷史行動者試圖挑戰基於生產的階級關係對社會結構其他基本向度的決定性角色。新興國家要求在世界尺度的權力再界定，也將在其上建立新的生產關係。新興的社會運動呼籲著人類經驗優先於國家權力和資本利益。在此新的歷史三角關係中可找到一個暴風眼，即兩個相互排斥的生產方式已然操縱著新的國家，並窒息了人類經驗，以便把生產中所有新力量變成反對敵對帝國的致命武器。

就在這光明和黑暗，希望和害怕的歷史背景裡，新的空間形式被生產，而且新的都市意義被創造出來。

31 空間與社會之間的新歷史關係

在我們對歷史過程了解的基礎上，現在我們可以開始開拓它和空間功能及形式間的關係，與它和都市意義生產間的關係。最近的都市研究習於使用空間是社會的表現這個公式。此一看法相對於在與空間有關的學院訓練中，經常佔支配性的技術決定論和短視的經驗論而言，是個健康的反應，但是顯然的，它除了是一個庸俗的聲明外，對此問題仍不是一個有效的陳述。

相對於其他人常說的，我們認為空間不是社會的反應，而是社會基本的物質向度。把空間放在社會關係之外考量，即使有意研究它們之間的互動，也是把自然從文化中分離出來，因此摧毀了所有社會科學的首要原則：物質與意識相互關連，而這個聯繫即是歷史和科學之精髓。因此，空間形式，至少在我們地球上，是由人類行動所產生，就如同其他物體一般，表達並操作了既定生產方式與特殊發展方式中的支配階級利益。它們表現與完成了特定歷史的社會中，國家的權力關係。它們被性別支配與國家所強化的家庭生活所塑造、實現。同時，空間形式亦為被剝削階級、被壓迫子民、與被虐待婦女的抗拒所烙印。並且，這種矛盾的歷史過程對空間的作用，將會在現存承繼的空間形式中實現，它是歷史產品與新利益、預期、反抗和夢想的支持。最後，社會運動將一再地升起，挑戰空間結構的意義，也因此嘗試新功能和形式。這就是都市社會運動，都市空間轉化的作用者 (agents)，也是社會變遷之最高層次。

在此，我們不能用預定的分析模型，跨越時間、文化地去探索空間形式與都市意義的生產。但我們可以引介最近有關空間形式轉化背後，由都市社會運動所造成的新都市意義生產的討論。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支配利益，在其工業的發展方式中，導致國土的動態再結構，並賦予城市新的社會意義，針對這個轉化共有下列四個社會 - 空間過程：

1. 生產工具、經營單位、勞動力、市場和消費工具集中在巨大的、複雜的空間單位，即都會區內¹⁰⁶。
 2. 空間位置隨著資本的利益與工業生產效率、運輸和分配而專殊化¹⁰⁷。
 3. 城市本身的商品化，同時經由地產市場（包括土地投機）與住宅區之轉化，如郊區的擴張，以開創營建和交通市場，同時創造一個促進個人化消費的家戶形式¹⁰⁸。
 4. 實現這個都會發展模型的基本假設是：人口與資源流動的必然性，即轉到那些可得到最大利益的地區。這個假設尾隨的是大量移民、社區和區域文化的中斷、區域成長不平衡、現有實質存量和住宅、設施需要的空間上不吻合，以及都市成長超過集體效率限度與缺乏維持人類溝通之最小空間時間條件，而不斷地自我擴充¹⁰⁹。
- 這個模型導致住宅、服務與社會控制的一般性都市危機，就如我們在別處呈現與分析者¹¹⁰。國家對付這些都市危機的行動，導致都市運動的雛型日趨政治化¹¹¹。

¹⁰⁶ See Peter Hall, *The World Cities* (London: Weidenfield and Nicolson, 1966); Hall, ed., *Europe 200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Otis D. Duncan et al., *Metropolis and Reg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4); and David Harvey,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 1(1978), pp.101-32.

¹⁰⁷ See Allan Pred, *City-Systems in Advanced Economies: Past Growth, Present Process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p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1977); and Robert B. Cohen,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Urban Hierarchy' in Michael Dear and Allen Scott, eds.,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pp.287-315.

¹⁰⁸ See David Harv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ization in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The Case of the US' in *Urban Affairs Annual Review*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 1975).

¹⁰⁹ See the collection of essays edited by Larry Sawyers and William Tabb, *Marxism and the Metropolis* (New York: OUP, 1977); Barry Bluestone and Bennett Harrison, *Capital and Communities* (Washington, DC: The Progressive Alliance, 1980).

¹¹⁰ Manuel Castells, *Crisis Urbana y Cambio Social* (Madrid and Mexico: Siglo XXI, 1981).

¹¹¹ Manuel Castells, *City, Class and Power*.

既定體系的支配利益對結構性危機的反應通常是兩面的：其一是政治的——壓制與統合（此乃1960～1980年間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而隨著社會情境的差異有不同的結果）；另一方面是技術的——轉向新的經理體系和新的生產技術。因此，資訊發展方式創造了危機中的空間形式再結構的新條件，同時也是它本身完全擴張所必要的新空間條件¹¹²。這個通信系統與微電子雙重革命的新技術，對空間最主要的衝擊是：把空間性地點轉變成流動（flow）與管道——生產和消費不需要任何地方化的形式¹¹³。不只是資訊可以由個別的發訊者越過遙遠距離傳送到個別收訊者，同時消費也可以個別化，並相對於信用卡會員以電話聯絡，可轉變成以有線電視影像的交易。技術地說，購物中心已然落伍。可確定的是，逛選多於購買，但是經濟與象徵機能的分裂，導致它們空間形式的差異化，並且可能將此兩功能變成非空間的流動（經由影像和藥物，在家中娛樂；看廣告，以及家用電腦以電話聯通來購買）¹¹⁴。從統治階級的觀點來看，這個生產與消費之非地方化（de-localization）趨勢有四項侷限：

1. 在早期他們所創造的龐大資本股因大量集中而有兌換價值，因此 Manhattan 或倫敦不如 South Bronx 或 Brixton 般地那麼容易被

取消¹¹⁵。

2. 某些文化機構、歷史傳統和統治精英指揮間的人際關係網路，必需被保存、改進，因為資本意指資本家、經理者和技術者；亦即那些文化地界定與定向的人，他們本身顯然不準備流動¹¹⁶。
3. 即使是資訊的發展方式，也需要一些生產知識、儲存資訊，與傳送出意象與資訊的中心。因此，大學、實驗室、科學設計單位、新聞中心、資訊局、公共服務金融中心、經理單位，以及與其相應之技工、工人和僱員仍必須在空間上集中。
4. 更進一步地，資訊發展方式乃糾纏地與工業發展方式交織在一起，包括：工業化的農業、礦業與全球的穀物收穫。因此，工廠、田野、住宅與對工農的服務應有某些空間組織。

從統治階級觀點所設計的對付上述第三與第四項阻障的撤除空間結構的空間過程，是強調由位置（location）所決定之空間功能和形式日益明顯的層級與專殊化^{116 bis}。資訊發展方式容許著工作與經理的分離。

¹¹⁵ As Roger Friedland explains in his analysis of American central cities, *Crisis, Power and the Central City*.

¹¹⁶ A trend made abundantly clear by the remarkable research monograph by Anna Lee Saxenian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Silicon Valley, the largest concentration of microelectronics industry in the world, around Santa Clara (California)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See Saxenian, *Silicon Chips and Spatial Structure: The Industrial Basis of Urbanization in Santa Clara County,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1980,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In relationship to the more urban-orientated managerial and professional elite, this cultural pattern seems to underlie the so-called back to the city movement that, in America, sees a tendency of middle class professionals living in places of active urban life. See S. Laska and D. Spain, eds. *Back to the Cit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0).

^{116 bis} See Ahmed Idris-Soven et al., eds., *The World as a Company Tow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Social Change* (The Hague: Mouton, 1978).

¹¹² See John Mollenkopf, *The North-East and the South-West: Paths Toward the Post-Industrial City* in George Burchell and David Listokin, eds., *Cities Under Stress* (Piscataway, NJ: Rutgers University, Center of Urban Policy Research, 1981).

¹¹³ An evolution that was foreseen many years ago, by Richard Meier, *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Urban Growth*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2).

¹¹⁴ Aivin Toffler, in a somewhat superficial but perceptive manner, has popularized these themes in his best seller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 1980). A good simple description of the new technologies under way can be found in Adam Osborne, *Running Wild: 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 (Berkeley: Osborne/McGraw Hill, 1979), also see James Martin, *Telematic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1; earlier version first published 1978). For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spatial impact of this development see Theomas M. Stanback, *Understanding the Service Economy: Employment, Productivity, Loc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We also benefited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technologies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from talks given by Ann Markusen as she progressed towards the completion of a major book on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因此，不同的工作可在不同的地點操作，而且透過訊號（在資訊的情況裡）或是透過先進的運輸技術而拼組起來。在家裡或社區中心工作，生產的區域差異，以及經理單位和資訊生產在優勢空間的集中，可能是資本主義—技術幕僚精英的新空間模式。更甚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世界性擴張與統合，加速了世界生產線上的國際分工與生產的層級化組織，打開了世界市場並隨其方便而輸入、輸出勞力，並將跨公司的資本流動轉變成最終的、強有力的資本主義體系的非物質財產：貨幣。新統治階級的空間計畫朝向人與空間形式的分離，同時也是人的生活與都市意義的分離。並非人不存在地點中，或城市將消失；相反地，大部份國家的都市化會加速，而且住宅與服務將成爲人們面對的最嚴重問題。

將消失的是爲人們而存在的地點意義。每一個地點、城市都將因其在網路中的層級位置而得到它的社會意義，而這個網路的控制與律動都將與這些地點，甚而這地點的人無關。更進一步地，人們將因日益增強的空間專殊化的不斷再結構而遷徙。底待律失業黑人已然又被南方內陸興盛的工業邀請回鄉；墨西哥人被帶到美國；而土耳其人將留在德國，一直到通用汽車公司在墨西哥生產，而曾被德國車所控制的歐洲市場被日本車奪取，日本的手段是與西班牙的汽車廠合作。世界資本主義的新空間，結合了資訊與工業發展方式，是一個變化的幾何空間，是由一個不斷變化的流動網路中的位置層級秩序所形成：是資本、勞動、生產元素、商品、資訊、決策與訊息的流動。統治階級的新都市意義並沒有任何基於經驗的意義。生產的抽象性漸成其全部內涵。權力的新根源建立在對整個資訊網路的控制上。空間在流動中瓦解：城市成爲依決策而爆炸、消失的影子，而居民也不被決策所考慮。外部經驗和內部經驗分割開來。新取向之都市意義乃人們與其生產和歷史的空間性、文化性決裂。是集體異化與個人暴力的空間，被一個永不停止和出發之流動的單調回饋所變造，生命被改造成抽象，城市變成了影子。

但是，這並不意指新統治階級所提出之空間形式和都市意義的興起沒有遭遇任何抵制，因爲空間與城市，歷史亦然，並不是支配性的階級、性別、與機器的意志與利益的產物，同時也是和被統治階級、性別和子民對抗的結果。在這個對抗中它們與新升起之社會行動者的替選計劃 (project) 遭遇。因此，沿著我們描述的戲劇與都市運動的社會過程間的關連所必須指出的一系列向度，資本主義技術幕僚的空間藍圖，乃歷史地被勞動者、婦女、文化、市民與都市社會運動之替選都市意義所挑戰。

新統治階級所力求之每一空間再結構，資本家、經理者與技術幕僚所界定之每一都市意義，都面對著來自不同社會行動者對都市意義、功能形式之衝突的計劃。用查理·梯利 (Charles Tilly) 的話來說¹¹：有些運動是針對統治階級摧毀他們空間的反應；有些則是積極地提出空間與社會的新關係。讓我們在進入我們所觀察的都市社會運動與它和歷史變遷關係的分析前，描繪出這個對都市意義新鬥爭的幾個基本趨勢。

爲了清晰之故，我們將條列幾個橫在統治階級之空間構想與民衆階級和（或）社會運動所提出之替選意義間的不同衝突關係：

1. 建基在新國土專殊化 (specialization) 上的都市更新與區域再結構之舊空間的新支配功能調適，被那些不願消逝之鄰里、那些要聚集在一起的區域文化，以及被那些本來無根而想創造新根的人們所抵制。正在寫此書時，最清楚代表美國公司建制的出版物《商業周刊》呈現了這個問題，它在 1981 年 7 月 27 日標題〈美國的新不遷移社會〉那期中報導著：

「美洲最令人稱道的搬遷社會已生下根了。在四分之一世紀每年有 20% 人口改變地址之後，這個比例已然下降。上次 1978 年的普查局研究中已降到 17.7%，根據普查官員 Carry H. Long，該局

¹¹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首席移民專家表示，美國似乎不可能回到 1950 年代或 1960 年代的搬遷，那個輕易搬遷——這個國家慣性前進的道路與創造性經濟的證據與原因——已然結束，針對這個改變影響的處置將是 1980 年代美國工業最大挑戰之一……美國人駐留的證據是儘量在近的地方安置新家或辦公室。被雙職業婚姻、房價、通貨膨脹日愈強調休閒和社區活動——「生活品質」——所綁住，工人們抵制再安置¹¹⁸。」

《商業周刊》dixit，搬遷是工業發展方式的空間先決條件，某種程度也是資訊發展方式之先決條件，如今被鄰里的保持及生活品質之追求所抵制。

2. 一個多少更複雜的模式將在新國際分工的層次上呈現出。一方面，國家經濟被跨國公司、綠色革命、與國際金融體系所滲透，完全擊潰現有的生產結構，並轉而加速城鄉與都市都會區間移民（^{118 bis}）；另一方面，一旦到了大城市，新移民力求在穩定的社區中駐定，建立鄰里關係，並仰賴著地方網路¹¹⁹。這個世界的無根經濟和地方性合作社區是這個相同過程之兩面，導向潛存的尖銳對立（^{119 bis}）。

3. 第三個主要的城市論爭是資訊、知識作為生產力的主要根源所建立的新發展方式之空間結果。對資訊依賴的主要社會問題是：因為權力和階級關係支配了資訊發展的框架，它們的壟斷變成新支配與控制的來源¹²⁰。因此，在階級與國家主義的脈絡下，資訊愈發展，溝通的管道愈被控制。換句話說，資訊要變成控制的根源，資訊與溝通必須不連通，訊息之壟斷必須確保，影像的傳送必須被預先制定，其回饋亦然。同樣的，新統治形式的根源既不是電腦、錄影機，也非大眾

媒體。交互通信體系和知識散播電腦化，已發展得足以促進而非減少人們間的大量溝通與資訊，以及其他訊息的文化複雜性¹²¹。誠然，資本或國家操控著大眾媒體的壟斷，同時資訊被技術幕僚壟斷，已激起地方社區的反映，他們強調替選文化的建構，即面對面互動溝通模式與口語傳統的復生。溝通和文化不具空間形式的趨勢，是集權的單向資訊流動的結果，正與扎根在一定領域內的文化社群和社會網路溝通體系之地方性對抗。資訊技術幕僚在他們的流動中瓦解了空間。而失望的人們逐漸仰賴經濟作為他們資訊的基本來源。雙向溝通的潛在決裂將造成資訊社會正當性上的巨大鴻溝。

4. 因資訊發展方式、新國際分工而生的加速空間再結構所造成的民衆運動，已然與資本主義城市其他結構性矛盾所激起的抗議結合。這些都市運動中最特出的是我們稱之為集體消費工聯主義（trade unionism）。生產的經濟與空間的集中導致消費的社會化，這個原因在於大部份的集體消費手段（如住宅、學校、健康中心與文化設施），都不足以提供足夠的利潤以吸引私人資本投入，除非國家提供了一個沒有危險的市場條件，並在都市服務的傳送與經理上直接地挑起責任。城市中的生活條件變成了社會工資的關鍵部份，而這個條件又是福利國家的一個構件，一旦這些發展減輕了對直接工資要求的壓力，並創造了資本與勞動間相對社會和平的框架，它們同時也造成了對都市服務所制約之生活水準、費用與方式的新要求的運動。當 1970 年代經濟危機，表現出依賴著國家分派服務部門不斷擴張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結構性限制¹²²時，美國的都市財政危機¹²³和歐洲的簡約政策¹²⁴，卻必須面對著民衆對成為日常生活物質基礎的集體消費手段的要求。城市

¹¹⁸ *Business Week* 27 July 1981, p.58.

^{118 bis} See Milton Santos, *The Shared Space The Two Circuits of Urban Econom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ir Spatial Repercussions* (London: Methuen, 1975).

¹¹⁹ See, for instance, Alejandro Portes, *Immigration, Etnicidad y el Caso Cubano*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unpublished research report, May 1981).

^{119 bis} See Manuel Castells *Multinational Capital*.

¹²⁰ See Stanback, *Understanding the Service Economy*.

¹²¹ We are indebted for information and ideas on this subject to Francoise Sabbah, from the Department of Broadcasting and Communication Arts,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¹²² Manuel Castells,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American Society*.

¹²³ Roger Alcalá and David Mermelstein, eds., *The Fiscal Crisis of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¹²⁴ See for instanc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State Group, *Struggles Over the State: Cuts and Restructuring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London: CSE Books, 1979).

的再商品化必須挑戰好城市對其市民作社會服務之集體要求 (120 bis)。

5.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另一個主要趨勢，是它世界性的新工業發展把不同種族、文化的工人結合在一個比中心國本國工人更社會地、政治地易受資本要求傷害的方式中 (121)。甚至這個勞動階層的差距可能導致工人階級的種族分裂，這在美國資本主義結構中是如此顯著，為商業對勞動的完全勝利鋪下基礎 (122)。事實上，經驗顯示：在某些國家中，如瑞士和德國，移民工人比預期的更不輕易降伏，他們已站在社會鬥爭新浪潮的前線 (123)。雖然在美國與西歐，過度剝削移民的機制仍不顧廣泛失業和移民勞動日愈強硬的態度而繼續運作。結果，主要資本主義城市的種族結構在最近二十年中開始一個重大轉變，而且這個過程仍在擴大中，結合了空間分化的古典過程，種族歧視與碎裂化的住宅市場，因此，以地域為基礎的種族社區日益明顯。最近在都市地區非正式經濟 (informal economy) 的發展，建立在廉價勞動與非法之生活及工作條件上，乃自我持續並且加增新移民生存的殘酷。他們對新經濟的益處是他們不能抗拒的情境，這個情境有賴於維持依賴性處境與相對於勞動市場、國家機構與城市主流生活的非組織化。

另一方面，城市新居民為了生存，他們比過去更需要再結構一個社會世界、一個地方勢力範圍、一個自由空間、一個社區。有時這個社區是建立在社會層級和它們背後的社會經濟剝削再結構的基礎上。就如舊金山的中國城為六家公司支配；或邁阿密的古巴社區被流亡的古巴資產者所統治。在其他案例中，種族社區組織同時為他們的都市

120 bis See Michael Harloe and Chris Paris, *The Decollectivization of Consumption* (Paper delivered at the Ten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Mexico, 1982).

121 Manuel Castells 'Immigrant Workers and Class Struggle', *Politics and Society*, 5.1(1975). The analysis appears, overall, to be verified for America by the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on immigration currently being undertaken by Alejandro Portes,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22 See Stanley Aronowitz, *False Promises: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Working Class Consciousnes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3).

123 See Stephen Castles and Godula Kosack, *Immigrant Workers and Class Structure in Western Europe* (Oxford: OUP, 1973).

需要和反制度化偏見而動員鄰里，如洛杉磯的拉丁人；紐約的波多黎各人；倫敦的印度人。最常見的是自我組織，特別是年輕人，以俱樂部、幫派或團體的形式，在其中團體內的認同緊隨著集體求生存，在其中毒品經濟與黑社會找到人力，在其中幫派勢力的界限也變成了他們的勢力與買賣範圍——他們收入的來源——之物質證明。有時這些元素全都混合到一個主要的暴動。城市內的社區以保護他們的認同、保存他們的文化、尋找他們的根和標示他剛熟悉的領域，來攻擊新的後工業城市之種族分割、文化疏離、與經濟過度剝削的殘破空間。有時他們也展現他們的暴怒，並試圖摧毀那些他們認為摧毀了他們生活的制度。

6. 空間始終與國家有關，在此資本主義體系的新都市形式和功能中更明顯。由國家機構所管理的都市服務，在勞工運動的要求下，作為社會契約的一部份而以階級鬥爭達成時，也曾是我們社會中最有利與精緻的對日常生活的社會控制和制度權力的機制，就如米歇·傅寇 (Michel Foucault) 主持的，以巴黎為基地的研究中心 CERFI 中之研究者從理論與經驗中建立的 (124)。更甚者，國家的集權、執行部門角色的增強、政治體系的萎縮及官僚化，以及財政來源及地方政府之法定權力的減縮，已造成了一個情境，於其中民主的運作僅限於一些孤立，雖然是關鍵的投票，在有限的，其根源已遠離公共資訊、意識、意見和決策的替選中做選擇。

由於政黨的僵化，以及人們難以納入來自新社會運動（如女性主義、生態保護、青年反建制等）之價值與要求下，市民社會與政治體系間的鴻溝不斷地擴大。民主國家的正當性 (legitimacy) 危機 (125) 使得三邊委員會的專家認為：民主應被限制，以使人民不過於自由 (126)。另一

124 See, for instance, F. Fourquet and L. Murard, *Les Equipements du Pouvoir*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10-18', 1977), or Murard and Patrick Zylbermann, *Ville, Habitat et Intimite* (Paris: Recherches, 1976). The main theoretical inspiration for all this work comes from Michel Foucault, as expressed, for instance, in his book, *Surveiller et Punir* (Paris: Gallimard, 1975).

125 Jur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Hill, 1973).

方面，政治部落主義 (political tribalism) 也有日愈增強的趨勢，呼籲著放棄民主生活，而退隱到違建區、自由公社與替選制度¹³⁰的野性中。一個對國家的根本辯論正在我們文明的核心中進行，並且令人訝異的是它傾向於使用領土語言 (territorial language)。新資本家、技術精英呼籲一個沒有界限、領土、限制的國家：再度地，要求一個統治過度流動的國家。它的藍圖包括：以電子工具和相互關連的記憶儲存對全體人民作資訊控制；模糊國家界限；集中於國家的核子動力形式的能源；決策集中在內閣少數人和依賴著一個強大官僚機器的特別團體手中；認為地方政府是狹隘的、不能看到完整的現象，因而削減了它的責任。這個開明專制的新形式，力求一個非地域的世界秩序，於其間做為自己城市一份子的市民代表被那些控制技術 (Know-How) 的人所取代，他們從舖著地毯的太空梭會議艙中，以一較廣的角度注視著這個星球的問題¹³¹。

不同階級的人們提出了他們對城市與國家間關係的不同看法，它們與這個都市體系對立，而都市體系日益被集權國家以其隔離的官僚所滲透控制。另一方面，當德國違建戶要求他們居住區的都市保留區，以生活在其中，並且要求國家容許他們的生存時，他們正踏出國家與市民社會間分離關係之終極的一步¹³²。哥本哈根的基督徒公社、1970年後意大利的 *Indiani Metropolitani*、某些荷蘭的違建區、一部份加州

¹³⁰ Michel Crozier, Samuel Huntington, J. Watanuk, *The Crisis of Democracies: Report on the Governability of Democrac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¹³¹ Observed for instance, in the Christiania commune, located in the core of Copenhagen in the buildings that were formerly occupied by the army; or again in the powerful squatter movements in Holland. See, for instance, Gerard Anderiesen, 'Tanks in the Streets: The Grogging Conflict Over Housing in Amsterdam',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5,1(1981).

¹³² To be sure, we are not referring to specific societies but pointing out tendencies of the new dominant class. For instance,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emphasizes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 both to dismantle the welfare state and in confidence of conservative support in most segregated communities of suburban America. But when local governments pass rent control laws, the Republican Urban Task Force threatens them with the withdrawal of Federal funds.

¹³³ See Margit Mayer, 'Urban Squatters in German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forthcoming.

同性戀者社區和某些蘇黎士的青年，都共享一個相同的態度：如果城市不能擺脫國家的控制，讓我們找尋國家的允諾以保留部份城市，那些真正是鄰里的部份，有緊湊的都市生活與歷史傳統，不同於郊區無名公寓群中的一片地。

這個國家中心主義和國家對城市的控制，正遭到全世界大量民眾在地方自主性和都市自我管理訴求下的反對。民主的再生，有賴於把新要求、價值與計畫連到經理都市機構的能力，在一個國家日益被市民社會滲透的基礎上，從人民最活躍地參與決定處開始：地方政府的公共機構¹³⁴，如伯隆那 (Bologna) 在二十年前已開始把權力儘量分散到各鄰里委員會去¹³⁵。在國家與其未分化的腹地之間，一方面，要求一個都市保護；另一方面，要求一個看來可在共同民眾基礎上再結構國家與城市關係的自我經理的新計畫。

因此，以上是我們所觀察的都市運動興起的歷史框架。現在，讓我們回去統合這個一般性框架和我們的研究發現，以使歷史趨勢得以突出，而我們研究的結果得以完全被了解。

32 替選城市：當代都市社會運動的結構和意義

城市和空間是關乎意義、功能及形式的歷史爭議和衝突的半成品。在本書中，我們已觀察了不同情境中，民眾動員如何成為塑造城市的關鍵性原因，以及作為抵抗支配性社會利益之都市變革的決定元素。一方面，我們小心地選擇研究情境，以凸顯出社會動員所追求的都市變遷的衝擊；同時，我們的研究視角也把城市當成社會衝突矛盾性計畫所塑造的結果。結構性支配利益通常形塑了城市。但是，只要資本主義經理方式的延續不能消滅勞動者對生產和分配的關鍵影響，則都市抗爭的線索和替選的計畫，也可在城市空間形式和意義中被指認。

¹³⁴ Manuel Castells, 'Local Government, Urban Crisi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A Research Annual*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1981, volume 2).

¹³⁵ Rafaella Nanetti,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Neighborhood Councils in Bolog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7,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任何一個城市理論，從其初發起，都必須是一個社會衝突的理論。我們的跨文化證據支持著這個根本的假設。

但是，都市的情況可能非常不同，而我們觀察過程的特殊性也如此地特出，因此，我們發現的理論有效性，必須放在一個更寬廣的脈絡中考量。我們主要的提議是：社會運動的主題、目標和經驗與我們社會中之歷史衝突、變遷的整體過程間，有一個緊密的關連。這不是由於都市運動乃新歷史行動者創造的社會變遷，也非因其乃替選社會形式的根源。反而，我們的宣言是：都市運動並非個別城市互異之不滿的零星表現，而是它們的結構及目標背負著我們所有偉大的歷史衝突的烙痕和計畫。若這種宣言為真，則歷史變遷和都市變遷，就如我們的一般性理論所假設的交織在一起。若這個假設是一個社會事實，則我們必須在我們研究過的都市運動中，找到這些爭議和衝突的痕跡。更甚者，這些爭議的主題，必然是解釋記錄在我們研究中之都市運動的行為和結果的關鍵性因素。

因此，讓我們回到我們的案例研究，以察看這些都市運動中所呈現的主要元素。為避免重覆，我們將只分析每一個城市中偵試出來的根本趨勢，並向讀者仔細指出相關的部份，以證明現今所呈現的社會趨勢。

我們的發現是：根據〈前言〉提出的一般性假設，都市運動具體化了他們的利益和價值，並環繞著三個基本目標¹⁶⁹結構起來。所謂目標，我們是指呈現在運動的集體實踐上的有意圖的欲望或要求。目標必須被自覺地表達，但是一個意圖的宣告或要求的清單並不足以表示一個目標，目標必須是有集體行動作用其上，而不只是宣告而已。城市中每一個目標都與其他的計畫對立，它們依附著一組矛盾的社會利

¹⁶⁹ The concept of goal is ambiguous because it evokes an instrumentalism that most movements do not have. But similar notions in available literature are much worse. Parsons' values refer to the dominance of the cultural sphere (an idealistic assumption). Marxist and liberal theory's interests are not necessarily formulated as conscious expressions in the praxis of the movement! Touraine's normative orientation is basically the same concept, but we find it too obscure and too dependent on Touraine's overall paradigm.

益和價值。因此，每一個目標界定了一個對抗團體，他們的力量和性格深刻地影響著運動。我們所觀察的運動並沒有都具備三個目標；它們不是以同等強度追求著目標，事實上，任一運動中此三目標的接合（或不接合）乃詮釋我們的運動及城市間理論的要素之一。

這三個目標如下所列：

1. 對居民言，使城市環繞著使用價值而組織，以對抗城市生活及服務作為商品、或交換價值邏輯的觀點。這個使用價值的內涵對不同的地方、城市、及同一城市中的不同階級都不一樣。它可能是提供足夠的住宅作為公共服務，可能是歷史建築的保存，或要求開放空間。但是一旦發生動員，它都與空間的可欲性和都市服務根據收入分配的城市作為營利的看法相左，而追求集體消費的改善。我們稱這類動員為**集體消費工聯主義**(collective consumption trade unionism)（請注意這是一種理論類型，也因此，運動在追求其他目標的同時，也可集中在集體消費上；於是也存在兩種運動類型的結合，而研究必須決定這種結合的後果）。

2. 我們在都市運動中發現的第二種主要目標為：尋求文化的認同，以維護、創造來自種族或歷史的地方自主文化。換句話說，捍衛著人們的溝通、自主的社會意義以及面對面互動等，以對抗由訊息所造成的媒體壟斷、單向資訊流通的支配，以及由社區居民日愈異質化而產生的文化標準化。我們稱這種運動取向的目標為**社區**(community)。

3. 我們發現的第三種目標為尋求增強地方政府的權力、鄉里分權化和都市自我經理，以對抗集權國家和一個庸屬的、劃一的國土管理。我們稱這種自由城市的鬥爭為**市民運動**(citizen movement)。

我們對目標的強調源於我們的一般性理論視角：視城市及社會源自集體行動者因特定結構社會、城市的目標而動員的衝突過程。因此，運動首先被它的目標（表現在它自覺的實踐）或成組的目標所界定。每當一社會行動者界定或追求一個目標時，他不僅發現一個對立目標，也發現了盟友和敵人（此與對立目標並存）。於是，運動和對立者便

表一：當代都市社會運動動力背後的社會結構

都市運動目標	城市作為使用價值	認同、文化、自主性及溝通	以領域為基礎的自我經理
包含在目標中的意識形態主題和歷史要求	- 社會工資 - 生活品質 - 歷史、自然保存	- 鄰里生活 - 種族文化 - 歷史傳統	- 地方自主性 - 鄰里分權化 - 市民參與
對立目標	城市作為交換價值	訊息壟斷和單向資訊流通	- 集權化 - 官僚體制合理化 - 機器(apparatus)的建立
社會議題和意識形態主題	- 地租的佔有 - 地產投機 - 資本主義生產 - 營利的基礎結構	- 大眾文化 - 意義的標準化 - 都市孤立	- 集權主義 - 官僚主義 - 極權主義
城市意義的衝突性計畫	城市作為生活的空間性支持對抗者 城市作為商品或商品生產、流通的支持	城市作為溝通網路和文化創造的泉源 對抗者被安排好的單向資訊流通的非空間化	城市作為自我管理的整體 對抗者 城市作為集權國家的子民 服務世界帝國
都市衝突所指涉的結構性歷史矛盾	資本 對抗者 勞動 有剩餘價值的佔有和投資決策中)	資訊(不包括溝通) 對抗者 溝通(必然包括資訊)	秩序和權威 對抗者 改變和自由
對立者之名(歷史行動者)	資產階級	技術官僚	國家
此一特殊目標的社會運動之名(都市行動者)	集體消費工聯主義	社區	市民

在他們目標的對象上(在我們的案例為城市)轉到一個歷史界定的對立。因此,都市運動的結構,在因目標界定而激生的同時,一旦它開始了與界定它的目標的相同社會過程時,也開始變得複雜。在我們個案研究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了潛藏在當代都市運動動力下的社會結構,如表一。

但是,誰是那些行動者呢?我們不會再回到結構主義的典範,否定了社會行動者而只在對立中打轉吧?當然不會。都市運動的行動者是都市運動本身,因為我們已由他們為自己設下的目標來界定都市運動。由於運動與因都市目標而動員有關,因此變成了社會行動者,而它本身也與持續社會再結構的一般性鬥爭相連。並且每一個運動根據運動類型的目標而不同。但是問題仍然存在:它們的社會性格為何?在經驗的層面上,我們已在不同觀察情境中,小心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但在理論的層次上,有一主要的觀點必須根據我們的經驗觀察而立下:運動是都市的行動者,被它們的目標和都市條件所界定。因此,它們不是階級鬥爭、性別鬥爭或種族鬥爭的另一種形式。都市運動的構件來自都市與民族脈絡下的社會、性別及種族的不同條件。但是它們的都市主題是一再重覆的,潛藏在它們動力、成敗下的因素是非常相似的,就如我們在個案中所能觀察到的一樣。更準確地說,它們既不是勞工運動,也不是中產階級運動,就像法國研究者進一步指出的。首先,這個看法在經驗上失敗,一如美國和英國內城、西班牙鄰里運動和意大利自我折扣(self-discount)運動所見證者^{16 bis}。就如我們對巴黎的廣廈計畫(Grand Ensembles)研究呈顯的運動參與者的社會複雜性,包括了中產階級,但他們不是絕對多數。其次,更重要的,在其他人中,達格納(Dagnard)和梅爾(Mehl)指出¹⁷新中產階級在都市運動中

^{16 bis} 'Self-discount'-an Italian social movement that refused in 1974-5 to pay full tariffs for public services in the large cities, discounting percentage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estimation of what was fair.

¹⁷ Monique Dagnaud and Dominique Mehl, 'Des Contestataires Comme Il Faut (Paris: Autrement, February 1981); and, also by the same authors, 'Profil de la Nouvelle Gauche', *Revue Franc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31, 2(1981).

的角色時，他們並不否認勞力工人，甚至工會工人的參與，而強調著都市運動的非階級性，這是一個根本而最有用的觀察。事實上，它們與小資產階級有關，從階級的古典意義來看，小資產階級不是一個階級，亦即，他們被其他社會向度所界定，橫切過階級結構。它們不是中產階級，而是多階級運動，原因在於它們不直接關乎生產關係，卻和消費、溝通及權力關係相連。

因此，都市運動所觀察的經驗指向替選的都市意義，即提出不同於支配階級利益及價值的替選城市。因此，替選城市是由時空及政治自治所界定的文化社區網絡，以對其居民開拓使用價值。這個使用價值一向是由居民本身決定並再檢驗的。這個新的都市意義既非一個唯心的意象，也非仲夏夜之夢：它來自我們觀察到的都市運動實踐的一組目標，並且它的意義和存在也不違背我們從大量二手資料得知的其他城市、社會的都市運動（我們排除了社會主義國家，原因如前述，我們缺乏它們對我們研究課題的足夠可信的資料）。這種都市形貌就如公司會議室圖版上的摩天樓同樣真實。運動乃對城市、社會生活、都市功能和形式（被都市意義所決定）的構想，來自新都市居民生產以及控制他們自己環境、空間及都市服務的可行程度。另一個也是根本的問題是：這樣一個城市的可行性——它被形塑的可能性。事實上，這個結果來自關乎城市的衝突，並且這個衝突與社會變遷及政治鬥爭有關。這就是我們理論分析的目的：去揭露形塑今日之夢、明日之天堂地獄的衝突過程的運作機制。

從這個角度來看，最重要的問題是：界定都市運動可能造成都市意義變遷最大衝擊的條件。或換句話說，它們變成都市社會運動的條件是什麼？

在過去二十年四個文化區主要都市運動選樣的基礎上，我們的研究呈現出馬德里的都市意義有著最快的轉化，並且我們可以建立馬德里市民運動變成都市社會運動可能性所潛藏的結構公式（structural formula）。可以確定的是，馬德里仍是一個非常難住的城市，因此，說

都市運動實現了許多成就可能是主觀的判斷。但是，我們在第五篇中提供了足夠的經驗證據，以支持馬德里支配性都市意義變遷的結論，縱然是 1980 年後，由於市民運動陷入危機而有一個倒退的經驗（在我們研究結束以後）¹³⁵。因此，對那些將變成明顯的原因，我們提出研究馬德里時發現的結構性公式作為一般性程式，以追尋我們時代及資本主義——資訊生產方式中，不同文化之都市運動的實現。我們在論馬德里那章中已提出並證實了這個公式，但讓我們再提醒自己這四個基本元素：

1. 為全然實現都市意義在政治及文化全部意涵中的轉化，都市運動必須在實踐上連結集體消費要求、社區文化、及政治上自治等三個目標；
2. 它必須自覺於作為都市社會運動的角色。
3. 它必須透過一系列組織運作者，連結到社會，特別是媒體、專業者和政黨三者。

¹³⁵ It could be said that Madrid changed because Franco died and Spanish democracy was established. We can also reverse the argument: the Citizen Movement was a decisive factor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democracy. It also proposed a new series of urban goals without the knowledge, and sometimes in spite of the hostility, of the left wing parties. In 1979 the municipal elections were won all over Spanish cities by a unified left that one-month before was openly involved in in-fighting and had lost the general election in spite of the poor performance of the centre party. The entire urban policy and ideology in Spain was reshaped by and in the terms of the Citizen Movement. And when the Movement was largely dismantled in 1980-81 by the left that came to power and some major urban reforms were paralysed, the left entered into a crisis, and a series of dismissals dramatically pointed out the end of social change. Foremost among the reformers was Ramon Tamames, elected deputy mayor of Madrid, and a defender of the Citizen Movement, who left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his strategic post in city hall to make clear his disapproval of the bureaucratic manoeuvring that had, once again, blotted out social change. After him, in 1981, Eduardo Mangada, city councillor or in charge of city planning in Madrid was also expelled from the PCE and lost his seat, along with 8 of the 9 elected PCE city council members. Yet some crucial changes in urban policy were still effected in Madrid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the socialist majority. Another control that accompanies our observations is the fact that, at about the same time of the Madrid experience, the dictatorships of both Portugal and Greece collapsed. But there were very few changes in urban meaning in these countries, in spite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movements in the Portuguese shanty towns, and the victory of the left in the municipal elections of Athens. Thus the left is capable of fostering urban reform, but a change of urban meaning requires an urban social movement.

4. 一個 *sine qua non* (必要的) 條件：在都市社會運動應連結政治體系，以最低限度部份地實現它的目標之同時，它們也必須在組織及意識形態上自主於任何政黨。原因在於社會轉化與政治上的鬥爭、妥協和經理，雖然緊密地相連及互依，卻不在相關的社會結構層面上運作。就如龔本第 (Daniel Cohn-Bendit)，1968 年南特學院 (Nanterre) 學生革命的領袖，曾經對他自由派教授所說的，「你們要成為成功的改革者，我們就得是失敗的革命者」。

在我們其他經驗觀察的基礎上，我們增加了都市社會運動發展的第五條規律：即，第一個條件必須統轄其他條件。倘若這三個基本目標在運動的實踐上不交互相連，則沒有其他元素可以實現都市意義的重大變遷。

那又如何證實這個主要的宣告呢？我們以馬德里案在三個層面上加以證實：

1. 這個運動作為一個整體，造成了都市意義的變遷，並且也可被認為掌握了我們公式中的四個元素。
2. 請特別記住馬德里這個運動，只有當它相適於我們的公式時，才實現了多向度改變。
3. 那些不適合的運動，它們導出的結果與它們在實踐中少了此基本公式中的某些元素，有系統性的關係。

那麼，我們的理論，以及我們的結構公式，是否對觀察的其他案例有效？我們認為如此。這些案例中沒有一個促成了都市意義的徹底轉化（不像馬德里案）；但是也沒有一個案例在運動實踐中結合了此三個目標。更有甚者，在失去的目標與都市結果的側影間，有一個系統的關係，如下：

a. 在巴黎的「廣廈」案中，集體消費工聯主義從未考慮到社區層面，並背離了它的政治角色，如在沙樹勒 (Sarcelles) 案例中。因此，它有一個都市要求，但是當左翼市政府被選出時，就完全地不成為一

個運動。在德瓦黑谷 (Val d'Yerres) 的案例中，運動的一支認同於沙樹勒的房客聯盟，並得到相同的結果。另一支，在包熙 (Boussy) 的 GERB 的週邊，聯結著社區和自治，並預示著新法國都市運動，卻由於不夠強調工聯主義而失敗。

b. 舊金山同性戀社區的案例中，運動有力地邁入政治體系以護衛著文化的認同，事實上它實現了這個城市之都市功能和形式的幾個重要改進。但是它的特殊性是孤立的，不願成為一個運動（不論它的領導性）以獻身於都市要求的鬥爭，最後由於它孤立於作為文化社區，而以另一個參與結盟政治的利益團體結束。

c. 在舊金山的教區連盟 (Mission Coalition) 案例中，我們提出的公式的三個基本目標已出呈現出來，但出以一種保守的方式：拉丁人 (Latinos) (社區) 和都市窮人 (消費) 都存在，但是為贏得權力體系的進身階，而在運動性質的界定上相互攻擊，而政治體系則輪番地利用運動的分裂以維護自己的發展。此解釋了為何當運動在此三目標的結合上保持曖昧性時會成功，而一旦界定運動合法目標之曖昧性轉成危機時，又立刻戲劇性崩潰的原因。

d. 拉丁美洲違建運動的例子給予一個更複雜的圖象。但是為把事情儘可能地變得簡單，讓我們說這三個目標在大部份的運動也都出現，但是卻以一種不對稱的方式出現，更準確地說，運動乃朝著都市服務的方向，並試著建立新文化社群。但是為了如此，他們使自己服膺於國家或黨的政治體系。因此，他們一般成功地改變都市功能及形式，但在都市意義的建構上，卻變成完全仰賴於他們政治教父的命運。當他們的政治代表挫敗及受難時，如在智利，他們也跟著在同一個流血事件中消失。如在秘魯，當國家決意停止侍從主義 (clientelism) 時，他們造反但卻無能修正 *barriadas* 的角色。只有在蒙特烈 (Monterrey) 當 *posesionarios* 試著在國家之外維持某種程度的自主性時，都市社會運動的端倪才呈現出來，但是地理及政治孤立的條件使它發展困難。

簡言之，我們的案例研究並未使我們在馬德里例子基礎上所發展

出來的結構公式失效。假如有什麼的話，那就是我們公式所體現的概念及邏輯，在不同案例中應用釐清了我們所重建的社會過程。這個理論框架看起來與我們在一些不同的社會脈絡中考量的都市情境，有邏輯上的一致性和經驗上的吻合性。

首先，都市社會運動形成的過程為何？在我們的時代和文化的限制下，都市社會運動如何逐漸地統合那些我們已發現的產生都市意義變遷所必需的目標和手段？正是在此凱茲納遜¹³⁹、雷克斯(J. Foster)¹⁴⁰、福斯特¹⁴¹有無比的貢獻。他們都堅持著在(一般的)社會階級構造及(特殊的)都市社會運動中考量歷史脈絡的必要性。並且事實上，我們的回答是：導致都市社會運動之結構性公式的產生，在每一個民族文化脈絡都有所不同，因此，任何找尋普遍公式的嘗試都將淪於形上學。讓我們同時指出：我們仍認為在我們歷史階段中，都市社會運動具有一個普遍的結構公式，亦即，作為邁向一既定結果——都市意義轉化——的過程。此乃由於我們生活在一個世界性生產方式(資本主義)之中，並在兩個世界性的發展方式(工業的及資訊的)的接合中發展之故。因此，社會變遷(也因此都市變遷)的原料乃普遍存在的，但同時，把這些原料湊在一起的社會過程卻又歷史地、民族地、文化地有所殊異。

馬德里市民運動到底如何將這三個朝向多向度變遷的基本目標凝聚起來？這個答案是弔詭的：西班牙曾是一個集權方式壓迫下的社會，它結合了不同的社會次系統。國家組織為教會所祝福，曾是所有事務的根基，摧毀了任何政治自由的殘屑，以及文化的自主性。跨國資本及本地投機者利用了為提升工業化及都市化賦予他們自由的有利條件，這個條件只在19世紀初的歐洲才可能與之相當。文盲軍隊的文化落後

¹³⁹ Katznelson, *City Trenches*.

¹⁴⁰ John Rex, 'The City, Castells and Althuss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 3 (1978), pp.566-69.

¹⁴¹ John Foster, 'How Imperial London Preserved its Slu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 1 (1979) pp.93-114; and also his book,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arly Capitalism in Three English Town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4).

性保證了沒有俗文化表現可以活躍起來。更有甚者，西班牙的社會結構與法朗哥獨裁間的關係並非歷史的偶然性：它可回溯到基督教十字軍，八世紀以來它奮力於撲滅優勢的阿拉伯文明：它可回溯到十六世紀時五十萬西班牙猶太人被集體除籍，最開化的西班牙人被永遠地逐放；它可回溯到大審判時期(The Inquisition)以及獨裁國家；它可回溯到天主教會，西班牙社會的中堅，此間主教與僧侶命令國王征服更多的領土，以決定那些居民的靈魂能否昇天堂，假如他們皈依的話，倘若他們抵抗則下地獄。這種脈絡籲求著全然的、急速的、暴力的革命。在歷史上，西班牙人民有過數度的嘗試，直至他們認識到制度是如此的強固，如此深入地潛存於人們自身，任何在根本之處挑戰這個體系必引起內戰。此意謂著流血和在歐洲脈絡下的挫敗。因此，他們放棄了全面政治革新的念頭。但是從集體記憶，任何運動都知道，每一件事都相關連。為取得他們被迫移居的城市的照明，他們必須與警察戰鬥，同時聚集鄰人在街上宴會，以使街道活躍起來而去除暴力。這就是西班牙的方式。並且這也會是西班牙都市運動的根基。

在舊金山事情就非常不同。美國社會，特別是加州，建立在民衆階級的種族隔離上，一個建立在不同利益團體結盟的民粹政體，以及一個分權的孤立的國家，致力於統合與合作，除非它覺得被攻擊，當此之時，它將使用最極端的暴力。教區聯盟的瓦解乃由於拉丁人希望種族的自我界定，以避免與其他社區共享社會計畫(social programmes)的好處，同時社區運動者(他們試著團結所有窮苦人民)完全被可以創造他們自己力量的社會計畫的經營所吸收。同性戀者贏得生存的權利，並經由空間上的集中以及選舉上的動員以發現他們自己的能力。然而，由於他們需要一個空間，他們從貧苦的種族社區中取得，因此造成了偏見的敵視。他們贏得自己存在的權利，卻犧牲了他們與其他被壓迫弱勢者團結改造城市和社會的可能。因此，連盟政治導向一系列不同團體的勝利，但卻在一個共同僵持的狀態中結束。

巴黎又是一個不同的歷史。從1947年到1978年，法國社會有三個

主要傾向。首先，國家組織 (state) (意即集權國家) 曾是任何事物的起頭與結束。雖然，由於它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本身仰賴政治體系。其次，所有的社會運動都被勞工運動支配——其本身由共產黨透過 CGT 所支配——CGT 不只是最大的工會，同時也是最具戰鬥性並在工廠層面上最有組織的工會。第三，共產黨和隨之的勞工運動完全被政治體系以及國家組織 (state) 所排斥，不僅是由於政府的反勞工和殖民地政策之故，同時，我們在廣廈計畫 (Grands Ensembles) 中所看到的是新運動的發展，它與在勞工激起的經濟要求，以及追求自主性的共有政治 (communal politics) 間對立的抉擇有緊密的關係。這個矛盾摧毀了它。我們也目擊了導致建構新「社會主義政黨」的過程的初端，以及群眾運動和左翼支配政治性體系間，某些辯證關係的萌芽。在德瓦黑谷的案例中，年輕的專業者想要在不失去他們的特權下，提高他們的生活品質並改變社會，他們為環境保護和地方自我經營而動員，但仍遺落了與後來才出現的需求取向的都市工聯主義核心的聯繫。

在拉丁美洲，本書第四部份中所描述的過度都市化以及新國際分工，導致了都市民粹主義的升起，於其中違建戶以政治忠誠和文化霸權換取都市服務，以及移住於世界經濟體系附屬地上的權利。這個運動尾隨著一個矛盾的需求、折衝、動員和結合的模式，並與違建戶所仰賴的政治角色的命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因此，每一民族／文化脈絡不但解釋了這些目標為何以及如何結合或背離，同時，也解釋了運動之組織運作者，如何連續、斷絕或接管都市要求、國家和社會間的關係。

現在是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這些目標對都市社會運動具有建設性嗎？它們如何激生都市意義變遷？這些目標為何又相互對立？有沒有可能是更少或更多個目標？並且為什麼它們在產生有意義作用的運動實踐中，必須被結合起來？

在此，我們應在我們時代的歷史脈絡中回想社會運動的一般性分析。這三個目標對實現都市社會運動至為關鍵，在於它們是支配著當

前世界之生產方式和發展方式的三個替選計畫。城市作為使用價值，以對抗資本主義下城市作為交換價值的形式；城市作為一個溝通的網路，以對抗資訊發展方式下特有的單向資訊流通；以及城市作為一個自由自我經營的政治實體，對抗仰賴著集權國家組織作為一個威權主義的工具和極權主義的威脅。

因此，我們時代的根本主題及辯爭，事實上乃都市運動的原材。這是否意謂著都市社會運動是新歷史變遷過程的核心？全然不是；此乃由於都市社會運動曾經可能呈現以及扮演的社會角色，在生產、文化、以及權力等變遷的替選計畫中已然停滯，讓我們發展一下這個觀念，它在我們的分析中佔一個關鍵的位置。

我們社會中的城市是生活、複雜社會過程等不同向度的表現，而形成一個吾人經驗的糾結的網路。因此，人們傾向於把城市、空間、都市功能，以及都市形式當成他們感覺的泉源。這是都市意識形態的基礎，它賦予空間形式結構以社會作用的因果關係。因之，當人們經驗著一個被界定的力量時，他們反應了許多層面中的一個，起而對抗散播著他們可感覺到的力量的物質形式。因之，當人們愈來愈不能辨識他們的經濟剝削、文化異化、和政治壓迫的原因，而仍能感覺它們作用時，更多人將起而反對這個在他們生活中引介著這些經驗的物質形式。更甚者，空間形式不僅是這些惡靈的散發者，它還組織它們，並且自己也變成惡靈。因此，群眾的反應是兩面的，一方面對抗著他們被剝削、異化、壓迫的仍未辨識的結構性力量，同時也對抗著表現出他們作為日常生存條件的特定空間形式：野性的城市 (wild city) ⑭。

我們社會中的社會運動源自缺乏改變生產與歷史中基本向度之衝突所占有的有效管道。勞工運動過去大多未能提及社會工資的議題，以及工作場所以外生活條件的協調。因此，都市工聯主義必須在工廠

⑭ Manuel Castells, 'The Wild City'. in Joe R. Feagin, ed., *The Urban Scene, Myth and Real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和辦公室以外發生。單向資訊的泛濫已只面對著邊際的、替選的文化，留給人們去嘗試，並同時在最原始的基礎：領域性上，界定他們自主的網路。國家的集權以及政黨權力的工具向度的魔魘，已導致市民社會和國家日增的距離。地方自主的復甦、政治自我經理的要求、分權化和參與，是面對官僚機器和不可化約的認同間戲劇性分裂的最後機會。

由於在我們社會中所有這些衝突的力量來源，並沒有自主的表現、組織和動員的手段，它們已為一種消極的、反射的方式匯流成都市運動形式。當它們仍是原始單向的反應時，它們表現成都市抗議。當它們發展出一個替選的共同視野時，它們便形成一個對立文化，並且只有當它們在某一領域上界定替選時，才覺得比較舒服：它們提出一個替選的社會組織、一個替選的空間、一個替選的城市。它們變成了一個都市社會運動。然而這樣一個運動除了在它「烏托邦」的層面上不可能是「積極的」(proactive)，而只是社會限制的癥兆，因為它所預期的城市不會，也不可能會，關係著生產和發展方式的改變，也不會關係著民主國家對世界性權力過程的調適。是故，都市社會運動的目標乃是在不改造社會性情況下，改變都市意義。它們只是一個反應，而不是替選：它們在不創造新空間下，籲求著一個存在的深度。它們提出他們所欲求的世界的輪廓，卻不知道為什麼、如何，以及如果。當國家機構〔社會制度〕(institutions)仍被隔絕或沒有反應、銀行仍維持它們的高利率、警察再度控制著街道、同時有意義的空間仍繼續被瓦解時，都市社會運動再也不籲求著一個替選城市。它們被瓦解的小團體反而進行著破壞他們所拒絕的城市。我們觀察分析了它們所渴求的空間和珍愛的城市所投射出來的對社會的希望。假如這樣的訴求不被聽見，假如政治管道仍然關閉，假如新的主要社會運動（如女性主義、新勞工、自我經理、替選溝通）不充分發展，那麼，都市運動——一期望照見一條不能行走的道路的反應式的烏托邦——將會再回來，但是當此之時將會成為都市陰影，急切地想摧毀封鎖他們被禁閉的城

市的高牆。

33 當代都市運動的社會意義

我們已揭示了在不同文化、經濟與制度脈絡下的都市運動之結構與動力。我們已將這些觀察關連到一個更寬廣的理論框架，同時也處理了空間和社會的關係、社會運動的形成和作用等。一個暫時性的理論架構已然升起，使我們能了解城市與群眾間複雜而辯證的關係。

因此，我們有足夠的元素指出都市運動在社會中所扮演的實際角色之更特定的社會、政治功能。它們是不是抗議的邊際形式，一旦黨、工會和其他制度化的社會動員形式照顧到了都市運動所呼籲的項目時就注定消失？總之，我們研究的許多運動在挫敗或勝利之後，就消失或嚴重地削弱。更甚者，一些非常重要的運動，例如 1970 年代初期的意大利都市鬥爭，在最近已明顯地減弱。雖然，在純經驗的層面上，我們可以討論都市運動的不均衡發展，卻無法延伸到更廣大的地理及文化區域。當意大利的運動在 1970 年代晚期陷入苦惱時，西班牙鄰里協會強大起來並有更多的衝擊。當 1980-81 年間馬德里市民運動歷經一個毀滅性危機時，荷蘭和德國的違建戶運動提出了一些曾被其他鄰里團體推進的目標。當智利的 pobladores 在皮諾契特 (Pinochet) 暴政下瓦解時，新都市運動開始在巴西、委內瑞拉和墨西哥，以一個更廣大的社會基礎和更高漲之自主角色的意識發展成社會變遷的作用者。並且在 1960 年代美國內城集體暴力抗議之後，一股由社會組織和鄰里團體要求著公共服務的穩定之流，在 1970 年代灌注著這個國家的都市地理，由辛辛那提到洛杉磯，從德州的水晶城到紐約市。雖然缺乏歷史上不同國家都市運動發展的系統性資料，我們的知識¹²³以及大量令人興奮的資訊¹²⁴顯示了一個清楚的、相對上升的趨勢。

¹²³ Our information and ideas on urban movements in different areas of the world come from three different sources: 1. From the research undertaken over 10 years and presented in this book. 2. From written sources, both scholarly and documentary, some of which are included in footnotes. 3. From our contact, exchange, and debate with

urban movements in many different cities over this time span. Although these contacts were not intended as a means of research given their unsystematic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they have played a major role in convincing us of the reality and fast development of a phenomenon that has largely gone unpublicized until recent times. Most of the meetings took place at the request of the urban movements themselves that were interested in (although generally critical of) our early work. Since 1969 we have had meetings with leaders and members of urban movements in Montreal (1969), Chicago (1969), Paris (1970-1974), Grenoble (1970), Dunkirk (1971-73), Ch... (1970-72), Mexico (1971,1976,1982), Milan (1972), Barcelona (1973,1974,1976), Naples (1973), Turin (1973), Rome (1974,1977), Geneva (1973,1974), Lausanne (1974), Brussels (1974,1976), Frankfurt (1974), Lisbon (1974), New York (1975), Boston and Cambridge (1975,1976), San Francisco (1975), San Francisco Bay Area (1979-82),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1979-82), Chicago (1975,1977,1980), Copenhagen (1976), Spain (1977-1980), Amsterdam (1979), Caracas (1979,1982), Nicaragua (1981), Rio de Janeiro (1981), Ecuador (1981), Cincinnati (1982), and Brasil (1982). The information and analyses obtained from this dialogue with urban movements in many different contexts have been decisive in forming our opinion and guiding our research on the subject. We have always tried to respond to this trust by providing all the information we had from other places, and by communicating our own ideas and experience. We also hope that this book will refer in a more systematic way to the concerns we have shared with community leaders in various countries over all these years.

For information on the dynamics, programmes, and effects of urban movements in different areas of the world, see, for instance E. Cherik, D. Mehl, A. M. Metailie 'Urban Protest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in C. Crouch and A. Pizzorno, eds., *The Resurgence of Class Struggle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68* (London: Macmillan, 1976, volume 2); Gianni Cretella, Antimo Farro, Maurizio Marcelloni, Piero Della Seta, *Lotte Urbane nel Capitalismo Sviluppato: L'Esperienza Italiana* (Milan: Savelli, 1980); Mario Boffi et al., *Citta e Conflitto Sociale* (Milan: Feltrinelli, 1972); Mattei et al., *Le Lotte de la Casa a Firenze* (Roma: Savelli, 1975); Andreina Daolio, ed., *Le Lotte per la Casa in Italia* (Milan: Feltrinelli, 1974); Giuliano Della Pergola, *Diritto alla Citta e Lotte Urbane* (Milan: Feltrinelli, 1974); M. Castells, E. Cherki, F. Godard, D. Mehl, *Sociologi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Urbains: Enquete sur la Region Parisienne* (Paris: Centre d'Etudes des Mouvements Sociaux, 1974, 2 volumes); E. Cherki and D. Mehl, *Les Nouveaux Embarras de Paris* (Paris: Maspero, 1977); Colloque de Recherche Urbaine, *Aménagement Urbain et Mouvements Sociaux* (Paris: Centre de Recherche d'Urbanisme, 1978); Nguyen Duc Nhuan, *Revendications Urbaines: Etude sur les Luttes Menées par les Groupes Sociaux Résidentiels* (Paris: Centre de Sociologie Urbaine, 1975); Special issues of the journal *Espaces et Sociétés* (Paris) 6-7 (1973) and 9(1974); Margit Mayer, *Through the Eye of the Needle: Everyday Life, Political Conflict and the Citizens' Initiatives Movement in West Germany* (Frankfurt: Institut für England-und Amerika Studien der JWG-Universität Frankfurt, 1981, unpublished report); Gerard Anderiesen, 'Tanks in the Streets: The Growing Conflict Over Housing in Amsterdam'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5, 1(1981);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Contradictions 'Les Luttes Urbaines a Bruxelles'* (Brussels: Editions Contradictions, 1975); Two Special issues on urban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journal *Jano-Arquitectura*, 'Movimientos Sociales Urbanos-1' (July-August 1976); and 'Movimientos Sociales Urbanos-2' (September-October 1976; Barcelona: Ediciones Boyma); Charles Downs,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Portugal, 1974-197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1980); Jordi Borja, *Que Son las Asociaciones de Vecinos* (Barcelona: La Gaya

Ciencia, 1975); Jordi Borja, *Movimientos Sociales Urbanos* (Buenos Aires: SIAP, 1975); Ron Bailey, *The Squatter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 Leonard, ed., *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 Action*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21, 1975); R. Kraus-Haar, 'Pragmatic Radic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 1(1979), pp.61-80; M. Harloe, ed.,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Urban Change and Conflict, 1977* (London: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1978); K. Young and J. Kramer, *Strategy and Conflict in Metropolitan Housing* (London: Heinemann, 1978); Peter Marris, *Meaning and Ac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2); Brian Elliott and David McCrone, 'Power and Protest in the City' in Michael Harloe, ed. *New Perspectives in Urban Change and Conflict* (London: Heinemann, 1981);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Social Policy* 'Special Issue on Organizing Neighborhoods', (Social Policy Corporation, New York: *Social Policy*, 10, 2 September-October 1979); Janice Perlman, 'Grassrooting the System' in *Social Policy*, September-October 1976, pp.4-20; Ted Wusocki et al., *Neighborhoods First: From the 70's into the 80's* (Chicago: National Training and Information Center, 1977); John M. Goering, 'The National Neighborhood Movement: A Preliminary Analysis and Critiqu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45, 4(1979), pp.506-515; John Mollenkopf, 'The Postwar Polit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Politics and Society*, 5, 3(1975) pp.247-295; John Mollenkopf, 'Neighborhoo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Growth: Boston and San Francisco 1958-7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5, 1(1981), pp.15-45; Marilyn Gittell, *Limits to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Decline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80); Norman Fainstein and Susan Fainstein, 'The Future of Community Contro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6) pp.905-932; Harry C. Boyte, *The Backyard Revolution: Understanding the New Citizen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Gilda Haas and Allan David Heskin, 'Community Struggles in Los Angele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1981) pp.546-565. Allan David Heskin, 'The History of Ten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truggle and Ide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5, 1(1981) pp.178-205; Mike Mille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USA: The View from the Movement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5, 4(1981) pp.565-573; Robert Fisher and Peter Romanofsky, eds., *Community Organization for Urban Social Change: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1). John Walton, 'Urban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5, 1(1979); Jorge Montano, *Los Pobres de la Ciudad en los Asentamientos Espontaneos* (Mexico: Siglo XXI, 1976); Paul Singer and Vinicus Caldeira Brandt, eds., *Sao Paulo: O Povo em Movimento* (Petropolis: Vozes, 1981); Paulo Sandroni 'As 'Greves Civicas' Como Forma de Luta de Massas na Colombia: de Rojas Pinilla (1953-57) ao Pequeno 'Bogotazo', (1977), *Espaco e Debates* (Cortez Editora, Sao Paulo) 1, 3(1981) pp.91-117; Pedro Jacobi, *Movimientos Populares Urbanos e Resposta do Estado: Autonomia e Controle Popular vs. Cooptacao e Clientelismo* (Sao Paulo: Nucleo de Estudos Regionais e Urbanos, 1981, unpublished report); Pedro Jacobi, *Desigualdade no Consumo Coletivo e Eclisao de Movimentos Populares Urbanos* (Sao Paulo: Nucleo de Estudos Regionais e Urbanos, 1981, unpublished report); CEDEC, ed., *Contradicao Urbana e Movimentos Sociais* (Rio de Janeiro: Paz e Terra, 1977); Leda Lucia dos Reis Falcao de Queiroz, *Movimento Amigos de Bairro de Nova Iguaçu: O Povo Exige Passagem* (Rio de Janeiro: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de Janeiro, 1981,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in Engineering); Carlos Larrea-Maldonado, *Movimientos Sociales Urbanos en America Latina: Integracion y Ruptura Política* (Quito: Facultad Latinoamericana de Ciencias Sociales, Research Report, 1979).

雖然，這個發展的規模和普遍性對評估它的歷史意義很重要，但關鍵之處在於都市運動在社會全部動力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們是否成為利益團體的另一種形式？它們是否變成了替選社會的一個新的形式，亦即主要的當代社會運動？或者它們傾向於，就如我們在前章所提出的，反應式的烏托邦？並且為何如此？

首先，讓我們釐清：我們堅信我們所考慮的，一般來說，是一種同質的現象。可以確定的是，在都市運動（或者就如我們通常稱之為都市鬥爭）這個一般性的詞彙之下，我們考量著非常不同的動員形式，從反文化的違建區，到中產階級的鄰里協會和捍衛著棚戶區的團體。雖然他們有許多差異，但看來卻共享著某些基本特性：

1. 他們把自己當成都市，或市民，總之，與城市（或社區）有關之自我指派（Self-denomination）
2. 他們是地方性的並且受領域界定的，這個特徵對於我們決定它的意義將是關鍵。
3. 他們的動員傾向於環繞著（我們在一般觀點以及在案例研究中發現的）三個關鍵性主要目標：集體消費、文化認同和政治的自治。更甚者，我們所嚐試檢驗的假設是：只當這三個主題在運動實踐中被結合，才可能帶來社會變遷；而這些目標之任何分離或狹隘的自我界定，會將之轉成模鑄於社會建置制度中的利益團體，以致喪失它大部份的認同和衝擊。他們也指出：這三個目標並非來自偶然，而是對抗資本主義、資訊主義和國家主義之支配性邏輯的主要關鍵。

因此，不管都市運動在什麼社會發生，我們察覺了它們某種程度的一致性。它們作用、發展的不同乃因其源起、社會遠因和發展的差異所造成的，依循著每一歷史脈絡的特性和它們特有的行為模式而變化。在某種程度上，這些都可稱之為勞工運動，一個在所有社會都明顯存在的運動，但卻有不同形式，在不同方向動作，有不同的社會作用。

然而，在我們指認都市運動和它們發展之一般性的同時，我們已拒絕了它們可能構成一個新的可以改造歷史之主要運動的假設。我們甚至於把都市運動歸於反應式的烏托邦。為什麼呢？

這個原因不在於因為它們外在於（或服膺於）政治系統以至於沒有政治的效益。事實上，所有社會運動都不可能完全實現它們的計畫，因為一旦它們被制度化了就會喪失他們的認同，這是在政治體制內協商著社會改革不可免的結果。這是社會生死的自然週期，都市運動的命運也不能例外。假如它們追隨著社會運動的經驗，它們或許會無法活著見到造成社會變遷的鬥爭而自我熄滅。但這不是今天都市運動的主題。我們辯稱它們不是結構性社會變遷的作用者，而是抵制社會支配的癥兆，縱然如此，從它們抵制的努力來看，它們對城市和社會有很重要的作用。

形成這種防禦性的角色的原因在於，它們不可能對經濟生產、溝通或政治提出進一步的歷史性的可行計畫。

任何歷史行動者欲求滿意地操作生產以及輸送財貨、服務，則必須能重組生產、消費及流通間的關係。並且這項任務超乎任何地方地區之外，而存在於複雜技術的經濟中，這個經濟日益地在世界性的尺度上組織，同時，也日益混入地下經濟的迷宮中。

為維護發展文化認同及溝通的自主形式，社會和人們必須處理大眾媒體的技術以及壟斷著符碼、流動、接收者的意象生產者的帝國，並且加強日益貧困的人際溝通。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宣稱的地球村已然變成一個集體的靜默，變成了個體的接收者，而且孤獨的群眾¹⁵已然讓位給高科技。地方社區又如何面對這種被經濟力量大力支持、被國家直接強化的衛星網絡呢？

更進一步地，當國家變成一個壓倒性的、集體的，以及隔絕的官僚體系時，當權力遊戲在全球以競賽方式被玩弄時，當政黨日益窄化

¹⁵ Remember David Riessman,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表現它所肩負的社會利益和文化價值時，又如何增進群眾民主呢？雖然有更多針對著地方政府的地方性都市運動產生，但是事實上，地方社區在世界帝國與電腦化的官僚體系下是多麼無力。

那麼，又為什麼要有社會運動？為什麼強調地方社區？難道人們仍不了解他們需要一個國際性的工人運動以對抗跨國公司，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參與性民主議會以控制集權國家，並且需要一個使用新媒體技術的多重的、互動的溝通體系，以表達社會的文化複雜性嗎？為什麼人們不去選擇這些正確的路子，而卻堅持著朝向地方性的攻擊目標呢？

原因很簡單，根據可得的資料，人們看來沒有其他的選擇。這些被設想為能對全球尺度新挑戰提供答案的歷史角色（社會運動、政黨、及機構〔制度〕）無法屹立於他們之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激發的勞工運動幾乎喪失了它們控制經濟的能力，生產市場、勞動和經營的國際化，非正式經濟的衝擊，以及婦女進入勞動市場，已經動搖了工會的男性支配基礎。結果之一是，生產與消費、個人工資與社會工資，以及勞動過程與福利國家間等諸關係，日益在工人運動（這個過去一世紀中最主要階級鬥爭的社會角色）的控制之外。私人公司和飽受赤字折磨的政府，以它們剛恢復的自由解除了集體消費社會責任的負荷。但是，縱然福利國家機制消失了，人們在家中、鄰里及城市裡仍需要它的好處。

在溝通模式和文化認同的層面上，政治左派的哲學式理性主義以及勞工運動的單向文化，導致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的勞工運動，疏忽了次文化、性別特殊性、種族團體、宗教信仰、民族認同和個人經驗。所有人類的複雜性都一般地被當成昔日的殘渣，並且階級鬥爭和人類的進步將有助於克服它，直到一個世界性的兄弟結盟到來之時，這個時刻，很弔詭地，既是資產階級啓蒙，又是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的理想階段¹⁴⁵。在此之間，人們繼續說他們的話，祈禱他們的聖靈，慶祝

他們的傳統，享受他們的身體，並拒絕只是成為勞動者或消費者。事實上，趨向文化統一性的動力，並非發自階級意識或大眾消費，而是來自新的視聽科技，它本身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同謀，而是軍事通訊的副產品，它被商業化並在某些國家被用來作國家的宣導¹⁴⁷。再一次地，現在的社會運動和政治變遷力量忽視了這些發展的潛力，或關掉電視機、或只純然將之當成一個工具用來獲取信息，卻沒有任何將人們的生活、經驗和文化連繫到新的聲光世界的嚐試。結果，溝通的力量枯竭了，人際間的管道荒廢了，而大眾媒體控制了每個人的想像世界。雖然人們不必然喜歡這樣的發展，他們卻找不到一個溝通和資訊的替選力量。因此，他們雖然抓住大眾媒體之外的每一個機會表達自己，但卻對它變得習以為常了。

政治制度、人們的關心，以及政黨和國家間的鴻溝日益擴大。整個世界，國家發展成一個貧婪的、獨立的機器，有複雜的技術，以及自我再生產的官僚體制。在大多數的國家中，這個國家機器經由監控靈魂、凌虐肉體以壓制人民。一方面由於政黨歷史地產生自一個與新價值和計畫截然不同的社會運動和社會利益，以至於既有的政黨和新運動無法連繫起來；另一方面支配性政黨傾向於稀釋他們的綱領，以掌握政治領域的中間地帶。其結果，政黨和政治聯盟間的差異在仍然佔有重要地位的同時，卻傾向於消失，以致圍繞著不同利益選舉的機會，事實上已被減低，而日常生活和選舉綱領間的差距日愈擴大。

其結果，我們看到了不投票率日增的傾向（在美國幾乎為50%），只有在法律強制下的選擇（如意大利），或有戲劇性選擇時（如法國、西班牙）才有相反的現象。當民族政治仍是國家未來的關鍵之同時，不同階級的市民卻認為民族國家對他們的問題而言太過於遙遠。因此，他們通常都搖擺於他們的投票之間，希望目前溫和處方的替換可帶來效果。但每一次鐘擺移了卻沒什麼效果，對政治體系的信念被進一步

¹⁴⁷ See Herbert I. Schiller,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merican Empi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¹⁴⁵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recalled by Harry C. Boyte, *The Backyard Revolution*.

地毀損，而人們更深掘了他們地方的壕溝。

因此，面對著壓倒性的勞工運動，面對文化認同千篇一律的全面性單向溝通，面對因不被信任的政黨、結構性經濟危機、文化不確定性，以及核子戰爭可能性而失控的強力集權政府時，人們返回家中。大部份的人個體地退出，但是關鍵的、活躍的少數團體卻熱衷於報仇，以地方勢力範圍組織自己。他們回應對抗著城市所呈現出來的剝削—異化—壓制。他們或許無力控制資本的國際流通，但是他們可以在任何跨國意願上提出條件，以建立他們的社區。雖然不反對電視的網路，但他們確也堅持著某些尖峰收視時間的廣播以他們的語言製作；並且他們也保持了對媒體不重要的地方性節慶。他們可能支持代表制民主，但他們也到市議會聚集，以提醒他們的議員：他之所以在議會，是因為代表了他們，同時也以此運作了某種控制。因此，當人們發現自己無法控制這個世界時，他們只單純地將世界縮小為他們社區的尺度。

因此，都市運動的確提出了我們時代的真實議題，雖然它們的提法，從尺度和詞句上看，都不適宜這個任務。但他們沒有其他選擇，因為它們是淹沒我們這個世界的支配關係與創新剝削的最後反應。然而，它們不只是最後的、象徵性的、絕望的哀號而已：它們是我們時代矛盾的癥兆，也因此可能克服這些矛盾。它們是一個組織的形成，生活的學校，是我們新生社會的新社會運動發生、成長、學習呼吸之處，在國家機器以及壓迫性的家庭生活之外。當它們與新升起之生活的壓迫面相連時，它們是成功的，因為這是它們的特殊性：它們以自己多面的意義說著仍沒人提及的新語言。當字彙變成太侷限時（如，僅集中於租金控制時），運動喪失了它們的訴求，而變成了多元社會中的另一利益團體。當它們試著提出自己的綱領時，它們成爲一個對立社會，而在跨國資本、大眾媒體，以及官僚國家的聯合壓力下瓦解。

總之，都市運動確實生產了新的歷史意義——在一個幽暗的地帶，他們試著在地方社區的圍牆內，建造一個他們知道不可能到達的新社會。並且，他們如此做，在地方烏托邦的範圍內滋養著明日社會運動

之芽，以把都市運動建構成永不屈服於暴行。

34 城市中的歷史

城市是歷史的產物，不管都市的形式、機能承繼自過去，或來自衝突的歷史變遷所賦予它們的新都市意義。前項的觀察一般均被接受，而後者則不常見，但卻是了解都市變遷的基礎。

對五個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脈絡中所發生的主要都市社會運動的觀察，提供了對這個詮釋的支持。

十六世紀卡斯迪拉 (Castilla) 的 *Comunidades* 革命表現了城市作爲一個新政治制度、作爲社會制度組織新形式的歷史界定的意圖，以對抗由貴族、教會的支持的建立帝制民族國家的專制君主政體計畫。因此，衝突乃直接關連著看來是中世紀晚期現代時期開始時，城市最主要的歷史辯爭：亦即，什麼是急欲進行的在大部份情況下，導致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之全球擴張的新歐洲國家的形式和制度（雖然，在西班牙的案例中，可能由財富之商人佔有導致金融戰爭和官僚體系）？布勞岱已然正確地強調這個對新城市政治意義衝突的新奇與重要。

「西方，就如其過去的，是世界的奢華所在，那兒的市鎮被提升到其他地區難以見到的水準。它們創造了歐洲的偉大。雖然這個事實廣爲人知，但是這個現象卻不簡單....最主要，不可預知的事實是有些市鎮使自己成爲自主的世界，城邦，由特權（已有的或強索的）所支持，如許多法律保護區。過去歷史學家可能太過於強調其中所牽涉的法律因素，因爲如果這樣的考慮果真有時比地理的、社會學的或經濟的因素更重要，或同樣重要，這最後一個範疇的確解釋了大部份的情況。沒有物質實體的特權又是什麼呢？

事實上，西方的奇蹟並不是所有事物都在 15 世紀的災厄中被消滅，而在 17 世紀才又滋長出來。歷史充滿了緩慢的世俗成長衰敗的運動、都市擴張、誕生和再生：希臘從西元前 15 世紀到西元

前二世紀；羅馬也一樣；伊斯蘭從第九世紀，宋朝的中國。但是這些再興有兩個主角：國家和城市....國家通常贏了，而城市仍然被限制在一個嚴重的束縛下。歐洲第一個重大之都市世紀的奇蹟在於市鎮全然勝利了，至少在意大利、法蘭德斯和日耳曼。因而可以在一段漫長的時間內，試驗著走向一個完全獨立的生活。這是一個巨大的事件。它的誕生不能定之於必然，但是它巨大的結果是可見的」¹⁴⁹。

在卡斯迪拉，城市在它們與國家的衝突中勝利。並且，就如在第一部份中指出的，這個歷史結果永遠地在西班牙社會中烙下了印。這個鬥爭的目的在於再界定都市意義，以及城市向公社的轉化，作為國家的形式以及群眾民主的實驗。相對地，對君主政體言，城市應對來自上帝，而在接近祂的國王手中的管理機器提供支持，國王的終極目標是贏得美洲黃金的供應，並且他存在的理由是征服世界，並與其他帝國競爭歐洲的土地。就如我們在第一部份中所同意，*comunidades* 做為一個歷史的行動者，不在於是一個初生的資產階級，而在於城市本身。同時西班牙的君主政體也不是封建秩序表現，雖然它建立於貴族制度之上。這個衝突是城市和國家間產生的；並且城市意義的界定是這個衝突的核心，因為只有吸取國家的部份功能，城市才可能保持一個自由的空間。然而在帝國民族國家的層面上，急需把領土支配推向它狂熱戰士的劍所征服的全球腹地。這兩個空間相互排斥，是兩股他們被要求支持的勢力。這就是為什麼 *comunidades* 的經驗，在成為中世紀晚期都市革命的同時，提出了一個與我們當前議題密切相關的辯

¹⁴⁹ 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 (Paris: Armand Colin, 1967, volume 1); the quote is from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first publishe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3, volume 1, pp.396-8), in which Braudel is quoted as using the term 'town'. In the original French he writes 'la ville' which in English could be translated as either 'town' or 'city', in the context however of Braudel's theory 'la ville' certainly means 'the city'. Please note the new, enlarged French edition,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conomie et Capitalisme, 15^e-18^e Siècles* (Paris: Armand Colin: 1979, 3 volume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irst two volumes London: Collins, 1981 and 1982, third volume forthcoming).

爭：一個自由空間的自我經理，相對於新帝國的全球性延伸。

巴黎公社 (*Commune of Paris*) 表現了兩種歷史衝突間的過渡形式：其一為前資本主義的，在城市和國家之間，與卡斯迪拉的 *comunidades* 所表現的非常近似；另一為原始資本主義的 (*proto-capitalist*)，在巴黎人民和無產階級先鋒起步之間，應聲地反對資本主義的惡靈（投機者、地產所有者和承租者），多於反對工業資本主義本身（工業資產階級並不如此地被公社社員所反對）。從公社社員所宣傳的觀點來看，這兩個面相（全然強力的國家和地產投機者）共同地塑造著由公共工程和郝思曼 (*Haussmann*) 所進行的都市更新表現出來的城市規劃，這些規劃有三個目標：創造一個由經濟準則所決定的都市格子；規律城市以便對群眾叛變容易進行軍事鎮壓；以及最要緊地，以新的大道與法蘭西國家的尺度淨化、標明、並象徵地界定巴黎，在混亂的政治表徵之上，建立這個國家的官僚體系一個新的世俗權力，這是「巴黎人」革命的部份目標。

因此，公社也為巴黎的都市意義，並經此而為現代法蘭西城市的意義鬥爭，既針對地方自主性和國家集權主義者之間，也針對工人、婦女要求使用價值（低房租、住宅和服務）和地產投機者（小地主和金融利益的混合）尋求把城市空間變成更高利潤而以交換價值計算的商品之間，從事都市意義的鬥爭。

巴黎公社抓進了兩個歷史時段間的過渡，與兩個不同又連結之界定都市意義的矛盾戰鬥：城市作為自由、作為使用價值，相對於國家把城市當成低層管理對象的計畫和資本家以城市使用價值獲利的利益。

格拉斯哥 (*Glasgow*) 的經驗提供了一個更清楚的案例。在此，我們處於工業資本主義的核心。城市作為自主的社會或政治的統一體已然大部份消逝了。婦女和工人所要求的是一個親切的都市和他們新近商品化社會關係中的經濟安全。除了那些有秘密影響力的共產黨先鋒外，他們不再把國家當成敵人。這個運動無悔地訴求著國家向資本提出公正的經濟和社會契約。城市對（支配性的）工業部門資本而言是生意，

但對勞動階段的欲求言卻是消費（或佔有使用價值）。在此兩者之間，金融部門的資本和它們的食利者（rentier）力求以城市取得利潤，不僅取得工人的剩餘價值，同時也取得他們的工資。格拉斯哥的抗議者，而且很快地在非列顛的其他地區，叛變以對抗這個過度剝削。他們希望城市是他們社會工資的一部份。他們要求國家以合理化資本主義生產，以控制賺大錢的貪慾，並希望以勞工運動達成社會契約。因此，從此，城市對資本而言代表生產、流通和管理，而對勞動而言則轉成了集體消費。空間中的居住分區，保障了以階級為基礎的地方文化隔離表現的空間支持。

因此，一方面城市在經濟過程中消失，卻在另一方面移向了鄰里生活。工業資本主義下的都市意義衝突導向了相對的共同基礎：空間與城市次於生產和階級。但是歷史並不止於早期資本主義工業化。新都市意義的挑戰，發生在資本主義和勞動的關係之間，因使用價值界定以及由這個界定之社會過程所產生的衝突而出現。

Veracruz 連接著兩個世界並在 movimiento inquilinario 中反應出來。首先，就如格拉斯哥例子，它代表著反對由食利者和投機者造成生活條件商品化的造反。然而，它卻不是一個反資本主義的運動，而是反射資本主義在墨西哥擴張的衝擊下，所造成之交換價值對使用價值的支配。其次，也更重要地，inquilinos 代表著一個反都市運動。當他們要求調解租金水平的同時，他們不像格拉斯哥的房租抗議者，要求國家介入，雖然有一部份人很希望如此。在最深處，他們並不要求一個福利制度，但卻欲求一個沒有外來者、投機者和警察的新社會。他們所宣揚的是那些外來者同時也是投機者。對移民者言，Veracruz 仍是一個移民區，而顯示著一個賺錢的小機會，或被遣返家鄉或投資再建立移民模式。Veracruz 運動同時是一個以城市使用價值反對資本主義投資的都市運動，也是一個反對依賴性城市的反都市運動。在這個意義上，它預示了拉丁美洲的違建區運動，在城市的邊緣建造他們的社會世界，並只在工具性原因上與城市有關。因此，他們需要住宅及服

務——明顯的證據顯示他們處在想要保持文化自主性，以及欲求共享他們不自覺地被捲入之新都市經濟的產品的兩難之間。但是 Veracruz 的 inquilinos 和大部份我們研究過的違建區不同，它並不找上國家，並且讓自己遠離任何可以把他們變成業主操作的政治機器。事實上，這就是他們為何被集體謀殺，也正是他們在當今拉丁美洲少數爭取自己城市替選界定發展的都市運動中，具有象徵性價值的原因。

我們觀察的 1960 年代美國內城的社區造反，給我們一個更複雜的影像，而它們的衝突模式也更接近我們研究發現的核心。然而，我們可清楚地分別，再度地使用梯利所提出的有用類型，反對著鄰里瓦解和都市衰退的反應式運動，以及把居住區當成滿足都市需求的空間以及發展自主力量的基地的積極運動。在前者中，都市意義的衝突發生在新支配階級力圖把內城空間調整成資訊發展方式下的新功能，而工人階級的鄰里則捍衛著他們都市使用價值的權利，這正是他們賴以接受這個體系的目標。

在第二個案例中，美國空間再結構把數百萬計的黑人帶入都市保留區中，他們在此被設想為將納入非正式經濟。但是他們卻以要求工作、福利和政治自決來回應。這種關於都市意義的衝突，發生在對居住的種族社區與都市空間的兩個不同計畫之間：

1. 對於新支配階級言，黑人或必須接受他們目前居住區（市場的解答），或必須被集中並控制在公屋計畫（國家的解答）中。此外，尚有某些意識形態者呼籲著不要分化，但卻又拿不出任何辦法（除了最不受歡迎的：通學）強化這個理想。

2. 對大多數的黑人言，這個理想是保持他們空間的自主性和自由，並同時，取得適切之住宅及公共服務的利益。他們的構想是有相當自主性的城中城。

這種僵持導致了黑人社區在共同居住區內有效的空間自主性的情境，以及加快都市衰竭、邊際地統合入非正式經濟、並增加暴力、犯罪、和毒品文化的支配性。美國內城都市意義未化解的衝突造成了一

個隨處可見的無意義，以及日漸分離的空間形式和功能，表現在一連串的大量居住區廢棄之中。

因此，在歷史中的每一個時期，五個主要都市社會運動中所觀察到的都市意義衝突，表現出社會行動者間戰鬥的歷史辯爭的不同主題。有時這個衝突主要連結到階級衝突。其他時刻，它是支配國家替選形式間的權力關係。沒有一個觀察到的案例以性別關係為衝突的核心，除了婦女在運動中的決定性參與外：這對我們的生產、權力和性別關係之歷史層級假設而言，是一個令人驚訝的證明。在所有案例中，城市乃被其都市意義的歷史鬥爭所塑造，這是它都市功能和形式的基本力量來源。除了城市在歷史中演化的觀察之外，我們的分析也未能指出歷史如何具現於城市之中：亦即城市並非在歷史中，它們就是歷史。

35 結論：一個好城市的理論與一個城市的好理論

我們跨文化探討的成果，並非城市或社會的新的形式理論。這並不是預定的目標。我們的目標與成就在於提出正確問題，指出歷史結構與都市意義的根源，並找出都市再生產與都市變遷中不同的、衝突的根源間，互動的複雜機制。經由把城市當成相互對抗之社會行動者提出他們自己對都市意義的利益、價值與期望之無止境的歷史鬥爭結果，我們才能在一個對不同空間情境與歷史脈絡深思的抉擇下，了解都市變遷與這個變遷的侷限。

我們研究的成果不是一個抽象範圍的形式框架，這些範疇於今在不同情形下與經驗情境的符碼化混在一起，以至於沒有增加知識而換湯不換藥。我們最後得到的是一盒子的研究工具，可以用以揭開在特定方式下社會變遷的根本問題。這樣工具使用的結果，我們得以觀察不同的社會動員，我們已可提出社會衝突與都市意義生產關係的一些理念，而我們的個案研究也不背離我們解釋框架的主要理念。更進一步地，經由重構都市過程得以產生的特定社會文化脈絡，我們已可展

現我們的基本假設，即：雖在一個普遍層面上，都市社會變遷以一個類似的方法運作，然而這個變遷因素的結合和結果與其所處之歷史脈絡不可分離。因之，我們所呈現的是都市意義生產的理論化歷史，而非提出一個城市的泛歷史一般理論。這就和我們對一再被都市學家、規劃者、建築師、社區、政治官員和一般人問起問題：“什麼是好城市？”的答案。林區在他重要的書《一個好城市形式理論》中提供了一個詳細、特別的與文獻的回答，我們基本上同意他的規範性準則，然而一個明顯的反對立刻升起：這個的一個城市是如何？為誰？由誰產生出來？林區在結束他偉大的著作時，已認識到他的理論，就如所有都市專業的規範性理論一般，....有一些不足處，最明顯的是缺乏一個城市如何形成、如何運作的補充理論....¹⁴⁹，同時他又說：“沒有一個理論是成熟的，除非它能顯示出隨著政治與社會脈絡差異的不同操作”¹⁵⁰。

總之，我們需要一個能夠解釋城市形式如何生產的理論。同時，我們也需要一個有彈性的理論視野，以解釋不同脈絡下都市功能和形式的生產與操作。希望本書是建議這樣理論與視野的一步。它將只是完整理論的一個片斷，因為當現存研究大多在處理都市功能之經營（規劃）和都市形式之創造時（設計），我們專注在由社會運動所產生的新都市意義。依然，我們相信：除非我們可以揭開城市如何以一個特定社會意義展開其歷史生命，否則機能仍然只是技術性的修正，而其形式也將純然只是一個主觀品味的問題吧。因此，我們的研究力圖和當今知識界努力進行的兩個主要計畫掛鉤，我們嚐試在社會變遷鈎的分析中，引入來自支配階級與社會運動間的衝突所產生的空間形式的物質性；此外，我們也嚐試對了解新都市意義如何產生作出貢獻，由此，打開通往許多進步都市設計者所構思允諾的新都市形式的歷史過程的一條路。

¹⁴⁹ Kevin Lynch, *A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 p.235.

¹⁵⁰ Op. cit., p.324.

我們的希望與賭注是：雖然目前仍在歷史的風暴之中，人類正處在主宰他自己的未來，也因此能設計他的好城市的邊緣。至少，市民將建造城市。

一般性的方法論問題 *

曼威·柯司特

曾旭正 譯

* Manuel Castells(1983) "General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his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339-343.